

上博楚簡〈孔子詩論〉新編^{*}

顧史考

(新加坡)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

摘 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的〈孔子詩論〉篇，從問世至今已接近二十年矣。此篇先秦出土文獻價值珍貴，研究之者相當之眾，然由於其殘損情況嚴重，因而竹簡編聯、文字釋讀等各方面的問題仍有不少未解之處。本文在敘述〈孔子詩論〉的整理情況且斟酌過去學者的諸種重編建議之後，乃介紹筆者若干新的編聯意見，從而列出新的釋文，同時亦講述筆者一些文字釋讀及文句理解上的不同想法，以便就正於大方之家。

關鍵詞：〈孔子詩論〉、詩論、上博楚竹書、上博楚簡、《詩經》

^{*}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在此特致謝忱。無消說，今所存不當之處，全屬筆者自己的疏漏。

A New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Manuscript “Kongzi shilun” (“A Discourse of Confucius on the Odes”)

Scott Cook

(Singapore) Yale-NUS College

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two decades since the bamboo manuscript “Kongzi shilun” (“A Discourse of Confucius on the Odes”), from volume 1 of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has seen the light of day. While a great many scholars have already exhaustively studied this precious unearthed pre-imperial manuscript, owing to the manuscript’s incompleteness and disarray, there still remain numerous unresolved problems pertaining to strip order, character decipherment, and the reading of individual graphs. The present article first recount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is manuscript’s reconstruction and evaluates the various rearrangements proposed to date by previous scholars, after which it presents the author’s own suggestions for reconstruction and lays forth a new and fully annotated transcription, along with several new alternate interpretations and readings for a number of the characters and passages in question.

Key words: “Kongzi shilun”, Shanghai Museum Manuscripts, *Shijing*, *Book of Odes*, Confucius, *Poetry Discourse*

一 前言

〈孔子詩論〉，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所收的一篇重要先秦出土文獻，亦為上博簡首先發布的一篇，早成眾所矚目。依整理者馬承源先生原來的排列，其完、殘簡共計二十九枝，完整者才一枝，長五十五·五公分，每簡原有三道編繩契口，上下兩端略呈弧形。形制與〈子羔〉、〈魯邦大旱〉一致，或許本是編在一起的。¹本篇簡2至7等六簡情況較特殊，上道契口以上及下道契口以下的部分全空（今稱之為「首尾空白簡」），顯是其間的文字以某種原因而皆被刮掉，使得此一部分難以完全連讀；此外或本亦有他簡情況相同，然由於上、下兩端均已殘而無以知耳。²竹本上未見此篇之名，「孔子詩論」為整理者據內容而題的。³

由於有部分簡無法連讀，因而馬先生主要是以分類來整理。諸簡當中，他

¹ 〈孔子詩論〉圖版及馬承源釋文考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頁3-4、11-41及119-168。按，馬先生將簡1前半的內容誤視為他篇殘文，因而以為可能本或亦有第四篇的內容，實則不然；見馬承源對本篇的「說明」，頁121。據馬先生對〈魯邦大旱〉釋文的「說明」，上道契口離頂端約八點六公分，下道契口離末端約七點九公分，而中道契口則正位於此二道中間，離上、下契口均約十九點四至十九點五公分左右；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03。

² 整理者將這些地方講成「留白」，然從所缺文內容看可知其本有文字（或至少該有文字）無疑，本文因而改稱之為「首尾空白簡」。簡4、5已缺其下道契口以下的簡段，簡6、7則已缺其上道契口以上的簡段，然蓋可推知各簡上、下兩段相同，而確皆在首尾空白之列。這些簡之所以至此，最簡單的說法即如周鳳五先生所言，蓋是「先寫後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且如彭浩已識出，其首尾「明顯呈露出縱向的竹纖維」，而彭氏從此亦得出相近的結論（儘管其所提倡的上中下分欄抄寫之說實無法成立）。固然，如濮茅左指出，簡上亦看不出任何的殘字痕跡，而「要使兩端白簡一點不留痕跡，是困難的」；又有學者如胡平生則雖然認為這些簡之首尾確實「好像是用刀削過」，反而仍謂其「原來不可能有字」。不過既已承認有刀削痕跡，卻同時仍必定其原無文字，筆者實在不明其理。姜廣輝則將「留白簡」的意含視作為了表示其底本此處已為殘簡而故意留的；然除非此假設底本與竹本的長度相同而一五一十的照抄，則難以想像留空白處如何會這麼整齊。至於其何以被削的原因，周先生另以「上古有將隨葬器物破壞後入葬的習俗」解之，或可備一說；不過其他竹書為何從未見過相同的狀況仍難以解釋。周氏說見其〈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所、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頁187。彭氏說見其〈《詩論》留白簡與古書的抄寫格式〉，收入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2002年3月）。濮氏說見其〈《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2。胡氏說見其〈做好《詩論》的編聯和考釋〉，《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頁49。姜氏說見其〈關於古《詩序》的編連、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收入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頁143-146。歸根究底，首尾空白簡無疑原來是該有文字的，而蓋是因為一種尚且不明的原因而被削掉的。關於所謂「留白簡」的各種詳說及對其間之優劣的衡量，陳斯鵬及康少峰已論得相當恰當。見陳斯鵬：〈戰國竹簡《詩論》編聯新探〉，氏著：《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三章，頁24-27；康少峰：〈《詩論》「滿寫簡」與「留白簡」之爭辨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2008年8月），頁45-48。

³ 〈子羔〉篇則有一枝簡背後見「子羔」二字，本篇與〈魯邦大旱〉則未見篇題。

明謂簡8、9及12、13蓋可各自連讀，而至於其他關係似乎比較密切之簡（如簡2、3，簡4、5，簡21、22及簡25、26）則僅相次而未言其可否連讀。然而可以相連或拼合之簡其實尚多，因而後來亦有許多學者進行重排。今先稍微介紹如下。

二 〈孔子詩論〉之重編情況

最早提出編聯建議者有如李零、周鳳五等學者之局部連讀及李學勤之整體重編。李零認出各簡之間至少有兩大段可以拼連，而儘管其中李氏之接拼是有錯誤之處，至少他所認出的簡11、16及簡21、22、6兩項連讀當是牢不可破的。⁴周鳳五針對首尾空白簡而指出第2、3及第4、5等簡各自可以「完全銜接，文義比較完整」，祇是未提出很具體的連接方法，且他簡恐未盡得其正序。⁵濮茅左亦寫過長文，指出重新排列的若干原則，然未及深究其具體連讀方式，而其編聯之大概實與馬氏相近。⁶

然貢獻最大者，無疑是李學勤先生一位：他作了編拼方面較大的調整而將《孔子詩論》全文分為四組，如下：⁷

第一組：簡10、14+12、13+15、11、16、24、20、27、19+18

第二組：簡8、9、17+25、26+23、28+29、21、22、6

第三組：簡7、2、3

第四組：簡4、5、1

按，李學勤雖然並未補出多少字或提出各簡間較具體的連接法，然而他大部分的編拼無疑是正確的。關於第一組，除了加入簡27之外，其他接拼全該是對的，至少從簡10直至簡20實在沒有疑問餘地。⁸此組基本分成兩段文，其一即

⁴ 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收入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編》，頁182-188（此文似有一部分原自其早在2000年11月16日於簡帛研究網所登的〈達園會感想〉，然該文已看不到了）。李零另外以簡23、21連讀，雖然不一定對，但至少也是可以考慮的。

⁵ 周鳳五：〈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頁188-189（見注2；此文首發表於簡帛研究網，2002年1月19日，而先此已有手稿傳於學術界）。周先生將簡6、7也相接於簡4、5之後，顯然是不恰當的。

⁶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濮氏雖已認識到首尾空白簡是應該補字的，但是依然（如李零一樣）而認為簡2與3及簡4與5間各自缺一整枝簡；其實這樣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⁷ 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附《詩論》分章釋文）〉，《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頁5-8（原自其2001年12月29日清華簡帛講讀班的論文，亦曾發表於《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2期〔2002年1月〕；其〈分章釋文〉另曾發表於簡帛研究網，發表日期：2002年1月16日）。

⁸ 其間，陳劍亦曾以簡16、24、20相連，且疑簡19+18可以綴合，與李氏不謀而合；見其〈釋《孔子詩論》的幾條簡文〉，2002年1月10日未刊稿。李守奎亦曾論過簡11、16之相連；見其〈《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邦風》釋文訂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3月（第2期），頁7-8。

對〈關雎〉等七首《國風》詩的反覆評論，其二則是對〈葛覃〉等四首《國風》詩的所謂「民性固然」之論（簡27開外）。

第二組則是由評論《國風》與《小雅》（而最後亦及《大雅》、《頌》）中許多個別詩的章節組成的，而因為文句不規整以致編聯關係「不夠確定緊密」，因而李先生說「這裡只是提出一種排列的可能性。」其間簡8、9並論《小雅》，而其連接已為整理者認出；而簡21、22、6則形成孔子對各種風、雅、頌詩的「吾善之」、「吾喜之」等評論，亦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連接（且李零亦如此相連）。簡17+25的拼合，不但是補進其間二字之後就順理成章，而且適好亦是使所有《王風》之詩歸於一處（此點李先生並未提及），而簡26+23及簡28+29兩枝拼合簡亦皆是文從字順。此三者均是兼論《國風》、《小雅》之簡：前者由風而及於雅，後二者則是風、雅相雜（此三項拼合是否皆正確，下面將再加討論）。然此五處連接及拼合之間的先後關係，則誠如李氏已承認而尚有討論的餘地，但是可先確定的是因為簡6是其中唯一首尾空白簡（李稱之為「皺縮」簡），所以簡21、22、6彼段亦不得不於組內殿後。⁹另外，上所提的簡27，其實也應該歸入第二組編聯的討論。

至於簡三組和第四組，則全是首尾空白簡及首尾俱缺的第1號簡。第三組中，簡7言及文王之命，而總論《頌》、《大雅》、《小雅》及《邦風》（即《國風》）的簡2、3之首句亦以「文王受命矣」結束，所以將簡7連到簡2、3是很合理的。第四組中，簡4、5是總論《邦風》、《小雅》、《大雅》及《頌》而接著乃論及〈清廟〉一首與「王德」的概念，而簡1亦是言及「行此者」之能「王」。可見此兩組中各簡關係比較密切，然除了簡2、3及簡4、5必各自相連外，其他則實有進一步調整的餘地。

與李學勤之調整約同時或稍後，亦有廖名春所寫有關簡序或涉及簡序兩文。廖氏有個別處與李學勤的收穫是一致的，如14+12及13+15兩簡之綴合。然而囿於他將簡2至7首尾空白簡當「形制不同」而不可與他簡同歸一篇的主見，乃未能接受李學勤一部分的正確編接，因而他的編聯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不過亦至少有一處連接實或出於李氏之右，亦即他將簡20下接到簡19（而再及簡18），似比李氏將簡27加入其間的編排為佳，儘管其未能如李氏而將19+

⁹ 李氏亦認為簡22甚至簡26及19皆可見到所謂的「皺縮」現象，筆者則未見其然。李氏亦謂見到原簡之後，認為此種因「皺縮」而脫字的現象「是某種化學作用的結果」；詳情見其〈再說《詩論》簡的編聯〉，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頁89-91。然而簡2至7脫字脫得那麼整齊，恐怕難以「化學作用」或「物理原因」說得通，而只能是人為（蓋即刮削）的結果（參上面注2）。

18直接拼合為一簡。¹⁰

此外，姜廣輝在李學勤編聯基礎之上而提出幾處調整，大致言之即1) 將李氏的第四組(簡4、5、1)調到其第一組的前面而當全篇的開頭；2) 將李氏第二組中簡8、9的位置移到簡21之前以形成簡8、9、21、22、6之序；而3) 將李氏第二組的簡23歸入第一組而位之於簡27與簡19+18之間。關於第一點，在理論上，將簡4視為全篇首簡以致篇首成為「概括性的論點」確實相當合理；然而如此將首尾空白簡分開而位於篇首、篇末兩處，則實在難以接受。雖然這些簡的空白現象之原由尚難以解釋，然以可能性而言，其各簡原自同一處的可能性遠比其本自分開為大；而假如接受姜氏自己的「底本殘」之說，則其實更加應該如此。因而筆者認為不宜以整篇結構的主觀理想為慮而忽略此一客觀事實，還是將此六枝簡歸在一起為上策。關於第三點，李氏將簡26+23拼合在一起，至少看起來是比較合理的；姜氏未接受固然可以，然除了簡23偶用到「吾」字外，亦難以看出其將該簡調到該位置是出自何種理由。然而至於第二點，亦即簡8、9位置的調整，則確實優於李氏的安排；此不但是因為簡9、21的连接如姜氏所云而形成相當整齊且恰切之句，而且簡8、9、21亦全是專論《小雅》之詩才於簡21中間另起新章，使得這一連接更加有理。¹¹

曹峰亦對〈孔子詩論〉簡序寫過專文，但他因為贊同廖名春對首尾空白簡的立場而亦將簡1至7視為篇外之簡。其他則採納李學勤對簡10至20之序(但似

¹⁰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頁9-19(原自其2001年12月8日清華簡帛講讀班的論文)；及〈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頁10-16。除上所提編聯外，廖氏亦如李零而以簡23、21連讀；此外，他將簡29+26拼合在一起雖然是錯誤的(實該如李學勤而將簡28+29相綴)，然而將簡29下接簡26則尚且亦是考慮的。李銳亦曾作過編聯，但與廖氏相同而以首尾空白簡視為「形制不同」，因而亦只能接受李學勤的部分編聯；此外，他亦自己提出一些不同連接及假設缺簡，然除了簡9下接簡21可採及簡25下接簡8之說或可考慮外，其他實皆難以採取，因而在此不詳述。見李銳：〈《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2-198。後來，江林昌亦寫出有關本篇編聯與結構一文，然與廖氏與李銳同誤；儘管只是將首尾空白簡列為一組而非分屬另篇，然亦因為未承認其本來該是滿寫簡而未能得其正序。結果是將簡1至9仍從整理者原序，他簡則全採李學勤之編；見其〈試析上博簡《詩說》的編聯與結構〉，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頁127-141。後來繼續堅持「形制不同」之說者不乏其人，如趙苑夙便是一例；其編聯取擇詳情見其《上博楚簡〈孔子詩論〉文字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頁17-21。

¹¹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連、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頁146-149(見注2；此文前兩章首發表於簡帛研究網，2002年1月19日)。關於簡8、9、21之專論《小雅》此點，曹峰(見下注)已明確指出過。另外，范毓周亦對《孔子詩論》進行重排，與姜氏一樣是以簡4開篇而且並不將首尾空白簡歸在一起，然更大的問題則是他也並未採取李學勤其他方面的正確編聯，因而結果遠不如姜氏合理，今不在此詳述。見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73-186。後來，黃懷信如姜氏一樣以李學勤之編聯為基礎，而黃氏的編聯則全採李氏第一、三、四組的安排，唯將其第二組的內序調整為：17、25+26、28+29、23；8、9、21、22、6(25+26為他新創；8、9接21、22、26則與姜氏一樣)；見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8月)：〈前言〉頁9-11、正文頁1-18。

未取簡14+12及13+15兩處拼合)，但如廖氏相同而將簡20下接簡19、18（然亦未將後二者拼合），且將簡27移至別處。他對李學勤第二組那些簡的處理（簡6開外），則如姜氏相同而將簡8、9下接簡21、22，所不同則是將此四枝簡放在該組之首段而非其末（此點亦礙於其對簡6的處理）。他該組其他簡則以簡23、27、26、25、28、29、17為序，不但如姜氏而未接受李氏簡26+23的拼合，也未採納其簡17+25及28+29之綴。其整體編聯雖然實在未如李氏或姜氏，然其長處則是將各處編排之理由講得相當清楚。¹²

季旭昇亦寫過專文論〈孔子詩論〉的編聯，將全篇分為「總論之部」兩章，「分論之部」四章（以《頌》、《大雅》、《小雅》、《國風》為序），及「合論之部」兩章。季氏的具體安排比較新穎，確有其值得重視的獨到之處，然因為他並不採取首尾空白簡必編在一起的原則，所以他的編排規律與本文的原則相殊。¹³

後來，陳斯鵬統論〈孔子詩論〉編聯上的一些原則，結果得出與李學勤大致相同之序。¹⁴康少峰從「竹簡殘斷類型及其規律」的角度去斟酌各簡綴合的情況，從此確認李學勤對本篇竹簡的六處拼合皆是合理的，但此外亦並無什麼具體的重拼或重編意見。¹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學者史達，他在仔細的論述

¹² 曹峰：〈對《孔子詩論》第八簡以後簡序的調整——從語言特色的角度入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9-209。曹氏此文部分原自其〈對《孔子詩論》第十六號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簡帛研究網，2002年1月8日；如其對簡16、24、20、19、18之序，似實先於廖氏發表而適與之不謀而合。曹氏謂簡20、19、18等三簡「顯然圍繞二個關鍵詞『兪』和『怨』作文章」，其說是相當正確的。上述學者之外，俞志慧亦曾論過本篇編聯，然因為未採或未及見李學勤所編，且亦未識所謂「留白簡」首尾原有文字，因而其編聯亦遠不如李氏合理，而除了如簡10、14及簡16、24兩處連接與李氏偶合者外，筆者未見特別足取之處；詳情見其〈《孔子詩論》五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17-320。

¹³ 季旭昇：〈《孔子詩論》分章編聯補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004年10月），頁380-390。具體而言，他與整理者一樣將簡1-5、7以相同的次序留在篇首，然又採納簡21、22、6之序而將此三者放在篇末。另外，他亦採取李學勤從簡10至簡20之序，然將李氏此段之末的簡27、19+18改成簡18、19、27之序。其他不同點可參其本文，今不詳述。

¹⁴ 陳斯鵬：〈戰國竹簡《詩論》編聯新探〉，氏著《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頁23-32。陳氏細分為八個編聯組：其第一組除了拿去了簡19+18外則與李氏第一組相同，其最後兩組與李氏之第三、四兩組一樣，而其第六組等於是簡8、9再加李氏第二組的最後三簡21、22、6（此點則與姜氏相同）。其第一組與第六組之間（大致亦如李氏第一組與第二組末尾之間），則以簡26+23、28+29、19+18及17+25各自分組而先後為列。

¹⁵ 李學勤曾指出：〈孔子詩論〉的「不少相鄰的簡折斷的情形相同或類似」；見其〈再說《詩論》簡的編聯〉，頁89。康少峰則將相類的觀點推到極點，認為整編「《子羔》三篇」的竹簡殘斷情況，亦其各節長度及其殘端離相關契口的距離，是有規律可循而可以分為九種類型。然一來，各簡上的準確契口位置難以判斷，而康氏將其與各簡殘端的距離量到零點一釐米之準度，不知其何以能判得如此準確，也不知此與肉眼所已能辨出的優越性何在。二來，除了李氏所云關於「相鄰簡」之理，及竹簡容易斷於契口處的道理外，亦不知有多少普遍的規律可循；例如康氏因為〈孔子詩論〉簡1與〈子羔〉簡3殘斷情況相近而歸為一類，然兩者彼此沒有任何關係而遠非相隣之簡，其殘斷情況之相近必是出自偶然。三來，則康氏又往往將同一枚簡屬之於兩三種不同的類型，使得整個類別系統有點混亂。雖然康氏之

編聯上所必顧的各項原則後，乃提出一種與李學勤之編其實大同小異的新編；儘管編排上沒什麼新突破可言，然亦堪稱相當謹慎且基本準確之論，且其給英文讀者較系統的介紹〈孔子詩論〉則大有貢獻。¹⁶

今在李學勤編聯的基礎之上，採納姜氏及廖氏、曹氏兩處調整之後，再將簡6及已與之相連之簡放進末組，可暫且從新分為以下的甲、乙、丙三組來討論：

甲組：簡10、14+12、13+15、11、16、24、20、19+18

乙組：簡（17+25）；（26+23）；28+29；27

丙組：簡8、9、21、22(ab)、6(ab)；7；2、3；4、5；1

（此以「；」及全形的「（）」分別表示難明的連接及不固定的綴合。）

以下就此試作進一步的調整。

三 新編意見

今按，上面講過李學勤第二組中，簡17+25、26+23及28+29三處拼合都是順利成章的，然而學者或未採納其前兩項也不一定不對。筆者當初非常贊同李氏此三項綴合，不但是因為其順利成章，而且剛好也能使此六枚簡片皆找到其對偶以成為三枝相對完整之簡。然至於前兩項，後來感到其此種整齊性其實或即一種「紅鯉魚」，使我們失去重編之正道而追上歧途。況且仔細察之，乃將發現此兩枝綴合簡存在一種共同的問題，亦即其上下兩節所引詩皆是彼此不倫不類的。首先，簡17+25所形成之文即如此（此且以通行字列出）：

■ || 〈東方未明〉，有利詞。〈將中〉之言，不可不違也。〈揚之水〉，其愛婦諒。〈采芣〉之愛婦 || (17) 【□。〈君子】 || 陽陽，小人。〈有兔〉，不逢時。〈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禮。〈小明〉，不 || (25) 【□

歸類因此而意義有限，但是或許尚有其參考價值。康氏說見其〈《詩論》竹簡殘斷類型與殘簡綴合〉，《求索》2008年第6期，頁218-220、223。康氏所論的六處綴合當中，他似將簡17+25及簡26+23兩項當其自己的新創，然其實早已為李先生所拼合過的。康氏後來亦另寫過專文，提出一些總體上的編聯原則，雖然講得相當合理，然同樣亦沒有提出新的具體編案；見其〈《詩論》竹簡編聯原則與文本復原〉，《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1期（2010年2月），頁22-26。

¹⁶ 見Thies Staack, "Reconstructing the Kongzi shilun: From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mboo Slips to a Tentative Translation", *Asiatische Studien/ Études Asiatiques* 64.4 (2010年)，頁857-906。史氏的第一組與李氏的第一組幾乎一模一樣，唯將簡17介入簡27與簡19+18之間則不同；且如李氏一樣將首尾空白簡殿後而以簡（21、22、）6、7、2、3、4、5、1為序。另外，他亦採取與姜氏一樣的8、9下接簡21、22之序。至於李氏第二組的其他簡（簡8、9、17外），則除了將簡23且放在簡8之前，其他則聊依整理者原序，對李氏此組內的三項拼合也並未提及。

□□。〈□□〉，□□□□。】■

簡17的那四首均言夫婦或情人相離之苦，而簡25之詩突然轉到君子受困於小人等話題。簡26+23則是：

■【□，□□□□】|| □忠_一。邛〈柏舟〉悶_一、〈谷風〉背_一。〈蓼莪〉，有孝志_一。〈隰有萇楚〉，得而憫之也【_一】。|| (26)〈鹿鳴〉，以樂始而會，以道交見善而傲，終乎不厭人_一。〈兔置〉，其用人則吾取(23)■

簡26可知的那四首均乃言夫婦相離或家人離散之詩，而簡23則突轉到宴饗諸臣及頌揚武士的主題，實在看不出個所以然。

好在簡17的契口(「其愛婦」之「婦」字下)若視為下道契口而非中道(全景圖版實已如此見之)，則可以反將簡26+17拼合而再接到簡27以便順利達成主題一致的一小段文：

【□□□邛〈柏〉|| □(舟?)〉，忠_一。邛〈柏舟〉，悶_一。〈谷風〉，背_一。〈蓼莪〉，有孝志_一。〈隰有萇楚〉，得而憫之也【_一】。|| (26)〈東方未明〉，有利(／厲)詞_一。〈將中〉之言，不可不違也_一。〈揚之水〉，其愛婦諒_一。〈采芣〉之愛婦|| (17)【亦然。夫■ □□□□】|| 如此，何？斯焦之矣。離其所愛，必曰「吾奚捨之？」，頻增是矣。孔=(孔子)曰：……(27)

如此再加進《庸風》的〈柏舟〉，則此26+17的綴合簡九首詩全都講人(或男或女)與所愛(或情人或家屬)的各種相離之苦及其焦慮之心，亦誠然是「離其所愛，必曰『吾奚捨之？』」，以便成為此種焦慮感頻繁加劇之謂。¹⁷

¹⁷ 從圖版上的具體情況看，李氏簡26+23之綴合，似乎是可以接得非常密合，而今所接的簡26與17，則必須假設原簡折斷後兩枚稍經磨損，以致「也」與「東」兩字之間的空白，及「也」下的句讀符及「東」字的最上面一筆今已殘掉。然此種情況，竹簡多見，不足據以懷疑此兩枚之可以拼合在一起(況且即使簡17視為某簡之首段，亦必須視其簡頭為經磨損以致「東」字略殘才可以)。其實如簡14+12等較能確定的拼合簡情況亦與此相類。另外，簡17上端乍看來似略程弧形，然其「東」字既已被砍掉頭，即可知此非其原形，況且可確定為下半簡的簡15上端亦同樣略程弧形模樣。至於簡17顏色比起任何其他簡都顯得黑，此或與其照相處理有關，抑或由其折斷後在墓中受到與其上半枝不同的環境影響所致也未可知，反正竹簡的接拼一向難以將圖版顏色視為可靠的標準。固然，在契口位置無法確認的情況下(如濮茅左即與整理者不同而將簡17「之」、「言」二字間當契口處)，許多接拼實在難以視定，筆者此處綴合亦不當例外。

問題是所剩下的簡25與23實在無法彼此相拼（不但內容不許，契口處所餘留白亦過多），因而祇能視為已失其半枝或半枝以上的兩枚簡片。簡23簡尾完整，是一枚下半枝簡；簡25則適為兩道契口間的一節，因而既可屬上、中兩道間的一節，亦可以屬中、下兩道間的那一節，今且如整理者而視為前者。

然則上面的「乙組」可暫且調整為：簡26+17、27；23；25；28+29（其內序尚不能定）。

至於〈孔子詩論〉總序，本文採取以下的編聯原則：

- （一）首尾空白簡必靠在一起，然不一定居篇首或篇尾。¹⁸
- （二）有的段落乃至整篇不一定以「孔子曰」開頭。¹⁹
- （三）「孔子曰」的引用部分，蓋是因所言內容而長短不一，各項能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可。
- （四）「■」符前後視為不同的大段落，因而各「■」之間的段落不能過短，儘管長短亦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文中帶此符之簡（如簡1）顯然不適合居篇末。

¹⁸ 所謂「留白簡」不能分開的原則，濮茅左、陳斯鵬及康少峰等學者亦均提過。見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頁16；陳斯鵬：〈戰國竹簡《詩論》編聯新探〉，氏著：《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頁27；康少峰：〈《詩論》竹簡編聯原則與文本復原〉，頁24。至於這組簡的位置，則既不明其所以被削之因，亦無理必定其篇中位置何在。固然，這些簡被削的原因既然不明，因而亦不能完全排除其原來並非相靠的可能；然一來如簡2、3或簡4、5已明明相屬，二來假若各別削本不相干之簡比起同削靠於一處之簡乃更加費解，因此以可能性而言，還是以其必靠在一起當原則較恰當。

¹⁹ 簡5段落符下的新段落既不以「孔子曰」開頭，可知本篇並非全以孔子語為體，儘管孔子語的部分相當多。然由於竹簡多有殘缺而實在無法確知本篇內容畢竟是以轉述孔子之言為主，抑是主幹為後學所撰而多處引用孔子之言以為重耳。李學勤主後者說：「《詩論》非出孔子之手，也不像《論語》那樣直記孔子言行，而是孔門儒者所撰，內中多引孔子親說」，像〈中庸〉那樣「在有些地方全係徵孔子，有些地方雜引原文，同自己的思想聯成一體，再有些地方則只是申述孔子之意，不少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語言」；見其〈《詩論》的體裁和作者〉，《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54-57。彭林、姜廣輝亦均力主此種說法，認為此篇主要是說《詩》義時引述孔子之語，而並非全篇皆是孔子之言，因而該重新命名為《詩論》耳；見彭林：〈關於《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篇名與作者〉，《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頁7-9；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連、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頁165-168。這些推測固然是比較合理的，儘管無法從現存竹簡完全確定。李先生彼文推測本篇的作者可能即子夏，江林昌亦主此說而甚至推測本篇或即久已失傳的子夏《詩序》；廖名春則疑本篇之「主體」部分或為子羔之說。然如陳立指出，本篇稱「孔子曰」而非「子曰」，與弟子的一般稱法不符。甚或可如柯馬丁而認為像〈孔子詩論〉此種先秦古籍，其未曾指名作者是誰正是其權威性所在，因為一有指名的作者即將一起帶來作者所居歷史時刻的局限性。今則對作者的問題存而不論。至於《詩序》的問題，則確如彭林所云而本篇的性質與「《詩》序」之以題解為主的性質懸殊。廖文見其〈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齊魯學刊》2002年第2期，頁94-99；陳文見其〈《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收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62-73；江文見其〈上博竹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本《毛詩》序的關係〉，收入同書，頁100-117；彭文見其〈「詩序」、「詩論」辨〉，收入同書，頁93-99；而柯馬丁之說見Kern, Martin, "Speaking of Poetry: Pattern and Argument in the 'Kongzi Shilun'", 收入Joachim Gentz and Derk Meyer編,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年), 頁177。此外論〈孔子詩論〉作者問題的尚多，詳情可參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2月），頁36-96。

（五）上所列的「乙組」本不是統一的一組，其簡容可分列而放在他簡先後。

鑑於這些原則，可以做進一步的推測。首先，基於第二項，簡10確實可以視為整篇比較合理的開頭。固然，此簡之前假若本另居一簡而其末尾寫有「孔子曰」三個字（或有段落符號），而簡10適以傳本《詩經》的第一首詩〈關雎〉開頭祇不過是大巧合，亦並不全無可能。然除簡10之外，實在難以找出更加合理的開頭選則。因此，今仍以李學勤的「第一段」（簡27開外）居先。²⁰第二，假如姜氏所先提簡9、21的連接不誤，則簡8、9、21、22(ab)、6(ab)當視為一組。由於李學勤「第二組」的其他簡（兼及簡27）將另有處置（見下），因而今且將此五簡之組緊接於前組之下。第三，基於第一項原則，簡2-5、7（或兼及情況不明的簡1）亦必緊接於簡6(ab)之下（因而即形成上所列的「丙組」）。其間，簡5後半、簡7、簡2及簡1前半皆言及「王德」與「天命」，而簡2、3及簡4、5亦本是各自相連無疑。簡5的「〈清廟〉，王德也」適位於段落符之下，而簡1的「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則位於段落符之上，似乎實當視為此「王德」段落之首尾兩處。今以簡5、7、2、3、1當此一段落內比較合理之序，然則簡6(ab)以下之序該是簡6、4、5、7、2、3、1才是。²¹第四，基於第四項原則，簡1下半既為新段落，則簡1後必須尚有一些簡，而這些簡的內容無用說必須能反映出「詩無隱志，歌無隱情，文無隱意」之旨。今則以「乙組」中的竹簡當之。如簡26+17、27多言「忠」、「悶」、「背」、「孝志」等分離之情與志願，及簡27後半之「知難」、「君子」乃至簡25之「小人」、「不逢時」等內容，或亦與此大題相關或為所附帶言及的。祇是因為這些簡的缺文過多，因而實在難以定其內序。今聊以簡26+17、27、23、28+29、25為序而位諸篇末。

然則今所採整篇之簡序為（以「；」標難以視定的連接）：

10、14+12、13+15、11、16、24、20、19+18；8、9、21、22(ab)、6(ab)；4、5；7；2、3；1；26+17、27；23；28+29；25

當然，尚且不能排除其間容有缺簡的可能。

²⁰ 陳斯鵬篇首編聯同採李先生之安排，亦是出於類似的理由；見其〈戰國竹簡《詩論》編聯新探〉，氏著《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頁27-28。

²¹ 此亦與李學勤第三、四兩組的7、2、3及4、5、1不遠，僅是將簡4、5的位置調至前面。其實除了簡1的處理之外，此亦大致相當於李零對這些簡所排列之序，只是李零假設簡4與5間及簡2與3間各有脫簡則與此不同。

如此編聯，整篇的大致結構乃：

A 簡10、14+12、13+15、11、16論〈關雎〉等七首《邦風》之詩，以「動而皆賢於其初」為主要論點。

B 簡16、24、20、19+18，「孔子」以「民性固然」論〈葛覃〉等四首詩（《邦風》或及《小雅》），最後附帶言及其後二首在「怨」方面之不同。

C 簡8、9、21以簡短之語專評《小雅》之詩，多從「恥」的角度言之；此段前是否原冠以「孔子曰」已無法知道。

D 簡21、22(ab)、6(ab)，「孔子」以「吾善之」、「吾喜之」等評語論〈宛丘〉等七首詩，而此七首以屬《邦風》、《大雅》及《頌》者為序。²²

E 簡4、5以「詩其猶平門」之喻及四次「將何如」之問簡短地概括《邦風》、《小雅》、《大雅》及《頌》的創作動機。是否原冠以「孔子曰」亦未可知。

F 簡5；7；2、3；1先由《頌》之〈清廟〉言「王德」，經《大雅》之〈皇矣〉、〈大明〉言「天命」，而再引「孔子」以強調文王之不可不受天命。接著乃從「德」等方面總論《頌》、《大雅》、《小雅》及《邦風》的性質而再殿以「孔子」之引語以得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的結論。

G 簡1；26+17、27先以「孔子曰」的「詩無隱志」等句開頭，然後可能以發洩家人相離之苦的詩為例以明其理；其詩以屬《邦風》者為主，然亦偶以《小雅》之詩相雜。

H 簡27；23；28+29；25，「孔子」以簡短之語評論《邦風》、《小雅》相雜之詩。由於此處殘簡過多，是否全為「孔子」之評語難曉，亦難以識出其各組詩的主題為何。此且視為三小組：第一小組詩所言都是相對積極的，第二小組詩多強調其有所「知」與有所「不知」，而第三小組則實在難以明其所以然。全篇可能即於此而終，然以缺文之故而祇能存疑焉。

以段落符而言，A、B（八枝簡）屬第一大段落，C、D、E（六枝半簡）屬第二大段落，F（四枝簡）為第三大段落，而 G、H（五枝半簡）屬第四大段落，尚且堪稱比較均勻。亦值得一提的是，以如此之排列而言，殘損最嚴重之簡多居篇末；假如本篇入葬時是由首簡開始捲起，則這些簡適好將朝外而自然相對容易受損。

²² 誠如李學勤所云，本篇在《邦（國）風》、《小雅》、《大雅》、《頌》的區分上，《邦（國）風》的分國上，及各首詩的先後排次及詩內分章上，實在與傳本《詩經》大同小異：「《詩論》所反映的當時《詩》的本子，與今傳本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可以說，後世所流傳的《詩》，在那時業已基本定型了。」見其〈《詩論》與《詩》〉（附《詩論》分章釋文），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121-134（引文見頁129）。

從上面的結構分析可知，本篇確實多引孔子之言以為重，甚至至少有兩處是轉述其稍微延長之論而並非全是短語。然如學者已論，本篇顯然亦非全以孔子之言為主，因而以〈孔子詩論〉名篇確有其不盡恰當之處。儘管如此，若僅以〈詩論〉當篇題則實在過於籠統，因為歷代皆有〈詩論〉而將難以別之。因此，今且仍其舊而以〈孔子詩論〉題篇。下節即列出其今編釋文。

四 〈孔子詩論〉新編釋文

以下的釋文當中，凡未加注者皆以整理者原釋文為準，而與原釋文不同之說則僅擇其要者以入注。²³學者各說之出處見本文末的「參考文獻」；凡引學者名而未加數字者，皆指其目錄中的第一著作而言：例如「李學勤」即指「李學勤（一）」等。

在此，「■」表示完簡的界限，而「||」表示殘簡的殘端或兩枚簡片相綴之界（兩簡直接拼合時則祇用一次符號）；竹簡適斷於一字中間時，則「||」符或放在該字之內（例如簡14的「矣」）。「!」則用來表示疑曾斷裂過然未能確定之處。「()」表示所採讀法，「〈 〉」表示訛字之更正，而「[]」偶用來表示漏字。「□」（粗體）表示未殘但已無法辨認之字，「□」（非粗體）表示因簡殘斷而缺（且未敢直接意補）之字，而「【】」則表示意補的部分（意補文字聊以作為參考之資耳）。另外，「_」代表簡上原有的句讀符號，多用以分開個別詩之小評論，而「|」則代表簡上原有的橫帶符號，蓋即整理者所謂「大段落的隔離記號」，現存者見於簡1、5及18。簡2至7的首尾空白簡中，不管其首尾已殘損與否，其契口位置上下所缺文之意補或空框皆放進「[]」符中，以表示削掉處蓋原有之字或字數。

■ 〈關（關）雎（雎）〉之改_，〈棣（樛）木〉之皆（時）_，〈灘（漢）生（廣）〉之智（智）_，〈鵲（鵲）巢（巢）〉之遘（歸）_，〈甘棠〉之保_，〈綠衣〉之思，〈騶（燕燕）〉之情_，害（曷）？曰：童（動）而皆取（賢）於兀（其）初者也_。²⁴ 〈關（關）雎（雎）〉，已（以）色俞

²³ 學者對文字釋讀的各種其他講法，如劉信芳（三）、黃懷信、趙苑夙等所著專書已搜羅得較為詳盡，讀者可以另參。

²⁴ 〈關雎〉、〈樛木〉、〈漢廣〉均屬《國風·周南》；〈鵲巢〉、〈甘棠〉俱屬《國風·召南》，而〈綠衣〉、〈燕燕〉則屬《國風·邶風》。值得注意的是，這幾首除了〈甘棠〉之外，皆與取妻、嫁人或婚姻相關，且多為疊咏體。「改」，整理者釋為「改」而讀為「怡」，今如李學勤、李零、李守奎等而逕釋為

(喻)於豐(禮) || (10)【也。苟(始)於求思而冬(終)於百】■ 兩矣
 一。兀(其)四章則俞(喻)【矣】(矣)一。己(以)璽(琴)聶(瑟)之
 攸(悅)，悉(擬)好色之悉(願)，己(以)鐘鼓之樂， || (14)【俞
 (喻)君子所】 || 好反內(納)於豐(禮)，不亦能改庠(乎)一？²⁵〈榘
 (樛)木〉，「福」斯(斯)才(在)「羣」(君子)，「不」(不) || (12)
 【亦□肯(時)庠(乎)？²⁶〈灘(漢)生(廣)〉，不】■ 【求不】 || 可
 見(得)，不爰(攻)不可能，不亦智(知)互(恆)虐(乎)一？²⁷〈鰥

「改」，下同。「肯」，整理者讀「時」而謂或可讀「持」，以偏旁而言似以讀「時」為宜。「櫟」字原釋「櫟」，今從馮勝君、胡平生、張桂光及黃德寬、徐在國改釋。「歸」，整理者以為「嫁」義，當是；又謂「保」是「美召伯」而讀為「褒」，今則讀如字，理由見下。「害」，彭裕商讀為「蓋」而屬下，然考慮到「曰」字之用，仍似於此讀如「曷／何」為宜。「童」，今從李零、何琳儀讀為「動」；周鳳五讀為「重複」的「重」，李守奎亦讀「重」而謂指「重章疊句」，而廖名春(三)則讀為「看重」的「重」。學者或亦讀為「終」，於義固可通，然楚文字中似從未見以「童」字表「終」之例。姜廣輝以此句義為「人生之行為應崇重其根本」，與筆者理解不同；「賢於其初」當謂比起初時有所改進的意思，此似亦即其有所感動使然。

²⁵ 〈關雎〉是一位男士夢寐追求淑女之詩，首兩章描此淑女之美好與「君子」求之之心，第三章述此君子「求之不得」而「寤寐思服」之感，而第四、五兩章則想像其在琴瑟、鍾鼓的樂聲之中以明媒正禮娶之。本章借〈關雎〉來形容一種由「知」而「好」乃至於「樂」的修身過程，亦即由「好色」以至於「好德」的升華過程，也就是此章之所謂能「改」、能「動而賢於其初」的道理。曹峰(二)則讀「改」為「己」，雖亦有其理，然因本段的重點在於提昇、進益而非在抑止本身，故今仍以釋讀為「改」最為恰當。「俞」，今從李學勤、周鳳五、饒宗頤、廖名春等讀為「喻」，蓋即通過比擬而論曉以改進之義；如饒先生指出，馬王堆〈五行〉說部引〈關雎〉句時亦謂其「繇(由)色榆(喻)於禮，進耳」(此點，亦可參魏啟鵬、曹峰〔二〕兩文)。學者或另讀此「俞」為「愉」、「逾」、「愈」，或於別處讀為「掄」、「淪」、「諭」、「攄」、「輪」等，今一並讀為「喻」，下不再出注。「悉」，今從李學勤、周鳳五、胡平生、李銳(二)讀「擬」，其義蓋如胡氏所謂「以琴瑟之愉悅，比象對美女的思念」；李零讀「凝」，亦通。「悉」，今從多位學者而讀「願」，下同；劉信芳(三)則讀為「玩」而解作「體味」。「內」，今從李零、周鳳五而讀為「納」。「……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如周鳳五指出，此句話與《毛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義近。「兩矣」，整理者謂乃「百兩矣」的殘文(「百兩」即「百輛」車)；儘管其誤將此當〈鵲巢〉一首之形容，然補為「百兩」本身其實有理，似可視為「婚姻」的一種代名詞，因而筆者乃依此而意補簡10末端九個字；簡14+12的中間四字，亦屬筆者意補(廖名春則補為「喻求女之」)。按，全景圖版中，簡14與簡15的位置誤乙；又按，從圖版看，簡片14似或曾斷裂過，適斷在「矣」字中間。

²⁶ 〈樛木〉，似是一首祝賀新婚之詩，以葛藟之託樛木喻婦女之嫁於君子以成就其福祿。首章後兩句作「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後兩章相同而但以「將」或「成」代替「綏」字；「福履」：《毛傳》即當「福祿」解。從「綏」由「將」而至於「成」，或亦可以視為一種「動而賢於其初」的過程，亦是以待「時」乃成就的(亦如葛藟之盤繞一樣)。李學勤(五)以「時」為「時會」之義，謂「君子獲得福祿，表明逢遇時會」；李零之解法略同；晁福林(一)、黃懷信亦皆以「時」為「時運」、「機遇」作解，以「樛木」喻作仕途上的靠山，對詩本意的理解與筆者不同(然本篇作者或即如此理解之也未可知)。李銳(四)則以「時」為「順時」義。如整理者所云，「斯」蓋即「斯」字變形，今且讀如字。本詩，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以下簡稱「安大簡」)「福履」作「福禮」，「樛木」作「流木」。按，簡12並無契口可見，實可往下移而置於14之下；簡14+12拼合後，缺十一到十二字左右，此於中間及下面共補十一個字。

²⁷ 〈漢廣〉是以「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為題，而每章後半皆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為比，以喻其無法求之為妻。蓋由「求」以至於「知」其不可求，則亦即「賢於其初」者之類。今如何琳儀、李學勤及黃德寬、徐在國讀「爰」為「攻」或視為「攻」字或體，亦如李零、李學勤等讀「智」為「知」。周鳳五讀「互」為「亟(極)」，侯乃峰從而連讀二字為「智極」，亦可通。「不求不」三個字與李零、廖名春補法相同。

(鵲)櫟(巢)》，出己(以)百兩，不亦又(有)𡩺(儷)庠(乎)？²⁸
 〈甘|| (13)【棠】，思|| 及丌(其)人，敬蟋(愛)丌(其)查(樹)，
 丌(其)保厚矣。甘棠之蟋(愛)，己(以)邵(召)公|| (15)【□
 □，不亦□保庠(乎)？²⁹〈綠衣〉，】■【□□□□，不亦□□庠
 (乎)？³⁰〈騶= (燕燕)〉，□□□□，□□□】|| 青(情)蟋(愛)也
 。³¹〈闡(關)疋(睢)〉之改，則丌(其)思賸(益)矣。〈楸(樛)
 木〉之肯(時)，則己(以)丌(其)录(祿)也。〈灘(漢)生(廣)〉
 之智(智)，則智(知)不可見(得)也。〈鵲(櫟)櫟(巢)〉之遑
 (歸)，則𡩺(儷)者(11)■【□也。〈甘棠〉之保，□】|| 邵(召)

²⁸ 〈鵲巢〉是以鳩之居鵲巢喻女子之嫁人成家且頌美其婚之詩(所嫁者或即諸侯)。每章皆以「之子于歸」及「百兩御之」或「百兩將之」、「百兩成之」結尾，可見其新郎確出車百輛以親迎之，且由「御」而「將」以至於「成」亦或可視為一種愈進愈賢的過程(此取〔清〕馬瑞辰「百兩皆指迎者而言」之說)。「𡩺」，今從李學勤、李零、周鳳五、胡平生、張桂光及黃德寬、徐在國等而視為「遑」字之省(从辵从離省聲)。此字，下文或讀為「離」，學者或亦於此讀「離」。周鳳五則讀為「儷」，即「匹」、「偶」之義，取《毛傳》「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之說而謂此「儷」表示「夫與婦身份相當」；黃德寬、徐在國讀為「麗」然亦取其「儷」義。今亦且略從周氏而讀為「儷」，理解為「配對」。黃懷信則視〈鵲巢〉為某種對前夫再婚的怨詩，與今所採解法截然不同，讀者可另外參考。裘錫圭(二)則並不贊同「遑」之釋，反視本字聲符為「恩」而釋此字為「送」之異體，在此讀為「送」或「媵」。何琳儀則釋本字聲符為「鬯」而讀為「蕩」，解作「寬大」義；程浩亦從此釋，然改讀為「暢」而解作「歡暢氣氛」，且指出其字形與清華簡(五)〈封許之命〉5號簡「𡩺一卣」之「𡩺」字形體極近。按，三種釋法皆有根據，本字聲符與「恩」、「鬯」等甚或此時已有混同現象，然綜合考慮本篇三例「𡩺」字之可能讀法後，筆者在相當存疑之餘，仍是傾向於以「離(儷)」之釋讀為勝。

²⁹ 〈甘棠〉，是紀念「召伯」之詩，三章皆謂甘棠樹不可「翦」且不可「伐」、「敗」及「拜(扒)」，因為據說此樹下曾為召伯所憩息之處；由「伐」至「敗」以及於「拜(扒)」，似亦即某種遞增過程(按，安大簡「拜」作「掇」)。《左傳·定公》九年春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韓詩外傳》卷一末章演繹此說而將「召伯」視同周初的召公奭，《史記·燕召公世家》同，後世多依此；然亦有人疑其人實乃宣王、平王時期曾立大武功的召伯虎。詳情見程俊英、蔣見元；亦可參鄭玉珊、季旭昇所引季旭昇說(主召公奭)及黃懷信(主召伯虎)兩文。「保」，整理者讀為「褒」，李學勤、周鳳五、廖名春、朱淵清等均讀為「報」，然似亦可以讀如字，指人民之保護其樹亦即保持其對召伯之紀念，義略如「子孫保之」的「保」；或亦可以讀如「寶」。饒宗頤、姜廣輝亦均讀「保」如字，然以為指召公之以惠愛保民，與今所理解不同。固然，「報」與「厚」搭配得或許更加自然。按，簡13+15拼合後，缺十二到十三字左右，此於其上、中、下共補十三個字。又按，簡15全景圖版中的位置(簡14與簡15誤乙)似可稍往下移，適為中道契口與下道契口間那一節。

³⁰ 〈綠衣〉蓋即「詩人睹物懷人思念故妻」的悼亡詩(見程俊英、蔣見元)。詩人遇到淒涼之風而仍穿上妻子前所織的綠色葛布衣，以便生起憂思感傷之心。前兩章後半並言「心之憂矣」而悲其難忘，後兩章則直訴其「我思古人」之心，可見其愈思愈切。「古人」即「故人」，當指其已故的妻子。

³¹ 〈燕燕〉是一首送別詩，據《毛序》即「〔衛〕莊姜送歸妾」而作，然似實如崔述《讀風偶識》所云即「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較近實情(此從程俊英、蔣見元轉引；黃懷信則當母親送之，固亦通)。其首章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其第二、三兩章類推，然被送者越走越遠，而送之者由「泣涕如雨」而「佇立以泣」以至「實勞我心」(第四章則與前三章頗不類，亦有人疑其乃他詩之誤入此者)。郭店《五行》篇第17簡默引此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以原詩而言，此「獨」似指送者所生之孤獨感，後則引申為行為專一之調。本句並不以「不亦……乎」終句，蓋以其居諸詩之末而稍變其詞耳。按，簡11簡首缺十七到十八字左右。

公也。〈綠衣〉之惠（憂），思古（故）人也。〈鰥=（燕燕）〉之情，已（以）兀（其）蜀（獨）也。³²孔=（孔子）曰：「虐（吾）已（以）〈蒿（葛）韠（覃）〉見（得）氏初之訾（詩），民眚（性）古（固）狀（然）」。見兀（其）兕（美），必谷（欲）反兀（其）本。夫蒿（葛）之見訶（歌）也，則（16）■ 目（以）菑（萋）菀（葉）之古（故）也；句（后）稷之見貴也，則已（以）文武之惠（德）也。³³虐（吾）已（以）〈甘棠〉見（得）宗廟（廟）之敬，民眚（性）古（固）狀（然）。甚貴兀（其）人，必敬兀（其）立（位）；斂（悅）兀（其）人，必好兀（其）所為；亞（惡）兀（其）人者亦狀（然）。³⁴ || （24）【虐（吾）已

³² 「其思聿」之「聿」，姜廣輝讀為「溢」，以「其思溢」義為「認為其思稍有所過」；今則如劉信芳（三）等學者而在此讀「益」，當「進益」、「長進」解。黃懷信以該句之「其」指作者而非詩中主人公，謂「其思益」指「作者思想宏大」，或可以備一說。簡16簡首所補，濮茅左、李零補法同，然最後一字亦均補為「美」，固有可能。「蜀」，整理者讀為「篤」或「獨」，此取其後讀。

³³ 「蒿韠」二字，整理者未能釋讀，此從多位學者而讀為〈葛覃〉。其前字原隸為「菑」，今從馮勝君、何琳儀、李天虹、陳劍、李守奎（二）、許全勝及黃德寬、徐在國而改釋為「蒿」（皆本於裘錫圭之前對「菑」字的分析）；周鳳五、劉釗則因為「菑」即「害」初文的異體字而逕釋本字為「萋」。此字之簡省亦見下文及簡17而寫為「蒿」。後字原缺釋，今從顏世鉉、李天虹、陳劍及黃德寬、徐在國而釋為「韠」。〈葛覃〉屬《國風·周南》，是一位出嫁女回娘家請安之詩，首章「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是「以葛之生此而延彼，興女之自母家而適夫家」（馬瑞辰《通釋》，頁36）。《毛序》則謂「〈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本篇提到后稷及文王、武王，則將其本意引申得更遠。「兀」字漫漶得幾乎無存，但上面一橫及下面殘筆仍可見；整理者誤釋為「一」，今如多位學者而視為「兀」字之殘。「氏」，周鳳五讀「是」，以「是初」當「反本」而謂「歸寧父母則知反本」；李守奎亦讀「是」，以句義為「肯定追美初始之詩」；學者或疑「氏」為「卒」之混訛（見董蓮池〔三〕），亦通。然今且讀如字而理解為「周氏」宗族之「初始」；侯乃峰之或讀亦讀如字而理解「氏初」為「女子出嫁之初」，則於詩本意或近是。廖名春、陳劍（一、二）則均讀「氏」為「祗」而訓為「敬」。「菑菀」二字，整理者未釋前者而姑釋後者為「菀」；李學勤則讀為「葉萋」而無說。陳劍釋前字為「菑」，改釋後字為「菀」，而將二字讀為「絺綌」，指〈葛覃〉第二章的「為絺為綌」。按，陳劍之釋讀已為學者所普遍接受，然今竊疑李學勤之思路未必不對，只是不能讀為「葉萋」而實該讀為「萋葉」。今釋前字為「菑」之餘而讀為「萋」，後字則釋為从艸、嬰（執／贇）省聲，隸為「菀」而讀為「葉」，以「萋葉」指首章的「維葉萋萋」，亦即「葛」之所以為「美」而借以興於詩而見歌焉，況且其「葉」正可相對於其「本」以為喻。「菑」為章紐脂部，「萋」為清紐脂部，聲母為鄰紐，關係雖非甚近，然此二聲系均與從「犀」聲之字有通假之例，如《爾雅》「小汚曰坻」，或本「坻」作「墀」，而「棲」、「鄴」亦均與「犀」有相通之例（分見高亨，頁566、585及586）；且「犀」本身（心紐脂部）與「墀」、「遲」等（定紐脂部）本乃是同聲系中的同類鄰紐（齒頭與舌頭）關係。「執」／「贇（贇）」為章紐緝部，與餘紐葉部的「葉」為準旁紐、入聲旁轉可通，而「執」之兼聲符「𠂔」音同「聿」，即泥紐葉部，固本可與「葉」相通。「絺綌」之釋讀固然有其理，且安大簡〈葛覃〉簡5「絺」字作「𦃟」，正从「氏」聲，亦有助於證成陳氏之說。然以本句二字皆从「艸」頭而言，竊謂讀為「萋葉」或是相對合理，今且如此釋讀而存疑焉。「句」，原隸為「后」，今從李銳（二）改隸而仍讀「后」，下簡6b同。

³⁴ 〈甘棠〉已見上。如李學勤指出：《說苑·貴德》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與本句極近。姜廣輝據此認為本篇與劉向所傳魯《詩》傳有較深的淵源關係，而朱淵清則認為四家《詩》對此傳說之推衍雖有差別，然「皆不背孔子《詩》說本意」（頁122）。《孔子家語·好生》亦有類似之語而有所增改；姜氏亦因此而認為「《孔子家語》中的資料淵源有自」，朱氏（頁130）亦同云，然其實該書之編者極可能是摘取《左傳》與《說苑》兩文而成的。《孔子家語·廟制》篇亦記載子羔與孔子一小段牽涉到〈甘棠〉的假設對話，亦可與此合看。雖然亦極可能是就《說

(以)〈木〕■【菰(瓜)〕見(得)〕〓希(幣)帛之不可迭(去)也，
民肯(性)古(固)狀(然)。兀(其)陲(隱)志必又(有)已(以)
俞(喻)也。兀(其)言又(有)所載而后(後)內(納)，或前之而后
(後)交，人不可皐(解(懈))也。³⁵虐(吾)已(以)〈折(杼)杜
(杜)〕見(得)雀(焦)□(望?)〓(20)【之□，民肯(性)古
(固)狀(然)。望其〕■【遯(歸)期，既卜筮之，猷(猶)又(有)〕
〓溺(溺)志；既曰「天也」，猷(猶)又(有)愆(怨)言。³⁶〈木菰

苑》該文而發揮的演義，但其中「孔子」的結論，即「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確如不同學者已云而可當本句「得宗廟之敬」的某種注腳。又如黃懷信指出，與本段形式類似的詩評語句亦見於《孔叢子·記義》篇，唯此之「吾以(某詩)得(某某)之(某某)」，彼則作「吾於(某詩)見(某某)之(某某)」(如《說苑》及《孔子家語》的〈甘棠〉之例相同)，所評之詩與其所下評斷有同有異焉，值得進一步的研究。今且不論《孔叢子》彼篇的來源問題如何，而凡是該篇與本篇對同詩下「孔子」評語者，此皆記之於注中以備全。再如陳桐生(頁62-65)指出，冠以「孔子曰」的相同句式亦見《鹽鐵論·執務》及評《書》篇的《尚書大傳》及《孔叢子·論書》篇。

³⁵ 整理者疑此簡20首端所缺的篇名該為〈木瓜〉，甚是，儘管並未認識到該以簡24、20為序。〈木瓜〉，屬《國風·衛風》。詩中三章皆以「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之類的比喻開頭，即如整理者已云：「是說投之者薄，報之者厚。」三章亦均以「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結尾。以本段之意推之，似有迫不得已乃如此相報之義，所以下簡(簡19+18)才講成「有藏願」及「喻其怨」。然則似乎實有負面意義，與以往的詮釋懸殊(學者或亦從〔宋〕朱熹而當男女以信物交情之詩)。陳劍說「孔子從中看出的是『我』希望對方待己以厚，是為『未得達』之『藏願』；已待對方厚而對方待己薄，因此心中有『怨』」；周鳳五則說簡文「蓋謂以厚報輕，奇其愛慕之意，而求之不得，心中不能無怨也」。竊謂兩位已基本得其正解，然此「喻」之對象不見得即詩中的「對方」，而亦可能當本詩之讀者(或聽者)而言。「陲」，從李學勤、龐樸、裘錫圭等而讀為「隱」(參下面簡1注)。「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兩句，學者多從幣帛贈答之禮俗的角度解之，「所載」、「或前之」即指此種贈答之禮品，蓋是。然此「幣帛之不可去」所言似並非其在禮儀上之可貴，而實亦感歎其時而成為不可不繳之賄賂的那一面：並非本來所該有之「報」，然誠欲「永以為好」則不厚不可。「皐」，原釋「皐」，周鳳五讀彼為「干」，意指「不待禮見」。然陳劍、魏宜輝、劉信芳及黃德寬、徐在國則均指出所謂「干」部實似「牛」，謂「皐」蓋即「觸」字古文，或讀為「蜀/獨」或「屬」，或讀如字(愈志慧及張桂光亦讀「獨」，然對本字構形的分析不同)；劉信芳(三)即理解為「人不可與禮抵觸」。曹峰(三)則提出讀為「瀆」的可能，即「褻瀆」義。王志平亦釋為从角、从牛之字，然而讀為「解」。今以為王氏之說或近是，實可視之為「解」字之省或未寫全者，然於此或當讀為「懈」方是：「人不可懈」指人在幣帛贈答方面是無法鬆懈的。然又如侯乃峰指出：〈魯邦大旱〉簡1「旱」字之「干」部寫法與本字下部極近，因而本字實从「干」聲的可能性仍是不能排除的(侯氏自己讀「訐」，即「直言不諱」義)。按，如廖名春(一、三)指出，此「吾以〈木瓜〉得幣帛之不可去」之義亦與《毛傳》之「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似有所呼映，值得留意(《孔叢子·記義》所記相同，唯「苞苴」作「包且」)。曹峰(三)則進一步認為下文的「有藏願而未得達也」當與《儀禮·士相見禮》中求相見者的禮貌詞語「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相關，而「藏願」即是彼種相見的宿願。此確可當一解，然曹氏又以「怨」當作對方之「怨」而認為本段是在闡發「以德報怨」之理，且以簡19的「怨言」亦當〈木瓜〉一首的評語內文，則筆者難以認同。

³⁶ 〈杕杜〉有兩首，其一屬《國風·唐風》，其二屬《小雅·鹿鳴之什》，整理者疑此指後者，李學勤亦如此視之，依筆者看確實當是。《唐風》另外亦有〈有杕之杜〉一首，周鳳五、李零、李銳、曹峰(頁207)、許全勝等學者疑本詩即指此，而曹氏且認為此段該全是講《國(／邦)風》才對。然依筆者見之，以今所採編聯而言，該詩雖似正可與下文「情喜其至」相符，然與此處「猶有怨言」之意則實在無關，而且下段講的全是《小雅》之詩，因而本段亦正可視為由《邦風》到《小雅》的某種橋樑。《小雅》之〈杕杜〉乃一位婦女以其征夫逾期未歸而睹物傷情之詩。然其想像中仍抱著征夫即將回來之希望，因而簡末才謂「情喜其至也」。簡20最後兩字「雀□」，李學勤釋讀為「雀(爵)戔(服)」，周鳳

五則讀「雀」為「爵」，學者多從此兩種方向求解而多認為與「有杕之杜」的「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相關。然今則如李銳（三）而讀「雀」為「焦」。楚國文字中，「雀」確實一般讀為「爵」，然於下文簡27的脈絡當中似必讀如「焦」才成文義，且該段亦以夫妻、家人之分離為主，與《小雅》之〈杕杜〉相同，然則在此似亦以讀「焦」為宜。其下一字，僅存其上端殘筆，當與「目」頭相符，該字或可能即「望（望）」、「蜀（獨）」或「睪（親）」字之餘。「焦望」（著急的盼望）、「焦獨」（著急而孤獨）及「焦親」（為所親而著急）雖各自一般都不見搭配，然恰皆能與本詩「憂心孔疚」之意相合；今且疑其乃「望（望）」字之餘。「溺」字，李學勤釋為从弓从水，然右上角略殘；今且從李零、何琳儀而釋讀為「溺」，而理解「溺志」為「沮喪之志」。「愆」，整理者讀「捐」。今如李學勤、李零、周鳳五、陳劍等而讀「怨」；本篇凡「愆」、「愆」、「愆」等字，學者各因上下文而或讀為「捐」、「娟」、「悁」、「狷」，或讀為「怨」、「愆」，然如季旭昇（二）指出，實似該全以讀「怨」為宜。今亦一律讀為「怨」，下不再出注。蓋本詩末章的「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言其相信丈夫之歸期已為天所註定，然因為其焦慮實過於其期望而尚有如「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等怨言。學者多疑此「既曰『天也』」該指鄘風〈柏舟〉或其他詩才對，以便影響到其簡序上的決擇；然此光以該詩有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等句，竊以為薄弱不足據，不如直接當〈杕杜〉評語內文。然若一定要認為當指詩之明用「天」字者才是，則實不若如俞志慧、邴尚白而以《邶風》之〈北門〉當之。按，「望其歸期，既卜筮之，猶有」等十個字為筆者意補。

³⁷ 整理者謂簡19末字為「交」字殘筆，然如李學勤及陳劍早已認出，其實即是簡18「因」字所殘的上部，兩簡因而可以直接拼合。

³⁸ 〈十月〉（亦稱〈十月之交〉）、〈雨無正〉、〈節南山〉，均屬《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即幽王時詩，描述當時日蝕、地震等自然災害之為敗政徵兆，諷刺皇父卿士等大官之奪民時、知安忘危、去都離居等，以至詩人自述其為讒口所害而獨自驚憂。整理者讀「諛言」為「諛言」，即巧言之義。李學勤及黃德寬、徐在國讀「讒言」，意蓋即詩人善作比喻；劉信芳（三）亦主此說。李零、廖名春、王志平及黃德寬、徐在國之或讀則讀如字而訓為「訾」，即「誹謗」或「指責」義。若然，則或可理解為詩人「善於指責」亂臣之罪惡；黃懷信與鄭王姍疑其正指此種正面意義的批評。問題是先秦文獻中並未見「諛」字之用例。筆者曾疑或可讀為「辨言」；「辨言」同有巧言之義，因而「善辨言」亦可理解為詩人善於辨識他人巧言所蔽。然「俾」、「辨」雖有通假前例，但支、元二部旁對轉關係實嫌過遠。無論如何視之，似或與詩中所引述皇父曰「予不戢，禮則然矣」等巧言有關；今且從「讒言」之讀，然理解為善於通曉他人所言的真正含意。〈雨無正〉主題與〈十月〉相類，亦即諷刺幽王及其群臣之詩。刺大臣於國難時「離居」而「莫肯夙夜」及幽王不聽忠告以致「巧言如流」等事（〈雨無正〉的命名問題較複雜，可參〔清〕王先謙及程俊英、蔣見元所論，此不贅）。〈節南山〉，《毛序》當「家父刺幽王」詩，蓋近是，全詩批評太師尹氏之失政而不改，以便使人民無所依賴，同時亦以尹氏之任用而諷諫天王。此三首詩之「言上之哀」，確已相當明顯。黃懷信認為〈雨無正〉、〈節南山〉之作者該是「接近王公」的身份，因而此「王公恥之」當是「就詩本身言」；不過「王公」一般指的是天子與諸侯，若然則實在難以視為詩人的代稱。按：《孔叢子·記義》篇記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則立言角度與此不同。

³⁹ 〈小旻〉及以下的〈小宛〉、〈小弁〉、〈巧言〉，亦皆屬《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旻〉，《毛序》以為刺幽王之詩，而全詩主題即如朱熹《集傳》所云：「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疑所謂「言不中志」者即謂詩人之忠諫不得志之義，亦即詩中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之其臧，則具是違」等。「忝」，整理者讀為「疑矣」，今如李零、廖名春等而讀「疑，疑」（然對句義的理解與廖氏不同）；或亦可以考慮讀為「哀，哀」（影紐雙聲，之、微通轉），然楚文字似未見以「忝」表「哀」者。劉信芳（三）則讀「擬，擬」，以「多擬」為「多打比方」義，亦通。

(其)言不亞(惡),少又(有)恚(仁)安(焉)。⁴⁰〈少(小)夔(弁)〉、〈考(巧)言〉,則言讒(讒)人之害也。⁴¹〈伐木(木)〉, || (8) □□■ 實咎於其(己)也。⁴²〈天保〉,丌(其)見(得)录(祿)蔑(蔑)量(疆)矣,𠂔(怨?)寡(寡)、惠(德)古(固)也。⁴³〈諱(祈)父〉之賧(責),亦又(有)已(以)也。⁴⁴〈黃鳥

⁴⁰ 〈小宛〉,朱熹《集傳》謂「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蓋得其要(黃懷信則當義子的怨詩,與筆者理解不同)。此詩多用比興來表示詩人之畏天命,而以「各敬爾儀」、「教誨爾子」、「夙興夜寐」等語相勸,最後亦表示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恐懼感。此詩之恐懼一以某種忠孝之心而發,亦未有多少直接批評之義,因而此「其言不惡,少有仁焉」之斷語亦不難理解。此「少有仁焉」之讀略如李學勤(四),「少」(或「小」)蓋即「稍」、「略微」義。何琳儀亦讀「恚」為「仁」,然因為此並非楚文字「仁」的一般寫法,因而亦有學者視為以「禾」當聲符之字而另外讀如「危」、「過」等以求解;筆者則又疑其或乃「和」字之訛。朱淵清則釋為「悸」字異體而訓為「懼」,然實與字形不符。至於詩名「宛」字寫法,李學勤(六)認為「𠂔」從「冤」省聲,故可讀為「宛」;李守奎(二)則釋為「𠂔」之省形,疑即「婉」字異體而可以讀為「宛」;董蓮池(二)亦釋為「𠂔」,然當「冤」的會意字。何琳儀則釋其上部為「𠂔」,季旭昇(二)之分析同而改隸本字為「𠂔」,均同讀為「宛」。

⁴¹ 〈小弁〉,依孟子於〈告子下〉第三章之解釋而言,詩中所「怨」蓋即「親之過大者」也;《毛傳》即當幽王本太子宜咎被代替而放逐後所作之詩。第七章有「君子信讒,如或譴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等句。〈巧言〉則通首以君王信讒以生亂為旨;《毛序》謂即「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多有如「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等句。「讒」字,整理者以「𧈧」為聲而讀「誑」。李零、李學勤則當「讒」字之訛,廖名春亦釋為「讒」。另外有如魏宜輝視其聲符為「蟲」之省而讀為「庸」;胡平生亦視聲符為「蟲」之省,然讀為「佞」,而董蓮池(二)則釋其右旁為「宀」而讀此字為「誣」或「諛」。其右旁確即與楚文字「流」字所从同形,然或亦可以如陳美蘭(見鄭玉姍、季旭昇引)而視為一種會「流言」意的會意字。不過依蔡哲茂(見曾憲通引)、顏世鉉(一、二)及曾憲通的分析,此「讒」字右旁與彼「流」字右旁之來源並不一樣而只是形近(或兼音近)混同;三位皆謂從「蟲」聲(定紐冬部)的「讒」字可直接讀為「讒」(崇紐談部〔或侵部〕),且進一步證成「冬」部與「侵」、「談」二部的相通現象。今亦從而直接讀「讒」為「讒」。

⁴² 〈伐木〉屬《小雅·鹿鳴之什》。全詩以宴饗「友生」、「諸父」、「諸舅」、「兄弟」為所求,然其中有「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之語,則似有某種求之不得之意,而其過咎則歸之於自己。姜廣輝疑此「伐木」指〈小弁〉詩中的「伐木猗矣」而非詩名,恐非。「實」,整理者釋「實」而讀「貴」;若從此釋,則當如胡平生、董蓮池(二)而讀為「歸」。然如李零、何琳儀、陳劍、李銳(二)及黃德寬、徐在國等均指出,此字實該釋讀為「實」。本篇凡讀「其」者皆寫作「丌」,此則獨寫為「其」,因而當如周鳳五、陳劍、胡平生而讀為「己」。

⁴³ 〈天保〉屬《小雅·鹿鳴之什》,是一首頌揚君上之德而為之祝福的詩。第三章末有「萬壽無疆」之祝詞,亦即「得祿蔑疆」所指。按:〈天保〉的「天」寫成較像「而」字模樣,而下面「困而」之「而」反寫如「天」字,今將後者從嚴隸定,此則逕釋為「天」。「見(得)」字,寫法與其他「見」字有別,王志平釋為「受」,雖有其理然寫法與之更遠。「𠂔」,今從嚴隸定為「𠂔」。「𠂔寡惠古」有諸種解釋:如李零、廖名春讀「𠂔」為「選」(廖當「善」義解);周鳳五讀「贊」而以句義為「因為臣下能助成寡君之德也」;姜廣輝讀為「遜」而以句義為「由其能遜以寡德緣故」;而董蓮池(二)讀如字而以意指臣之能「伏順」於其君。按,此句似或可讀為「怨寡、德固也」。本篇之「怨」雖已另有寫法,然「𠂔」(心紐元部)與「怨」(影紐元部)不但音近可相通(心、影相通之例如肆與肄、歲與穢等),且「𠂔」所從之「𠂔」(略似二卩,儘管非其本義)與「怨」所從之「𠂔」(形成夕、卩模樣,儘管亦非其本來構形)本乃形相近而或有所混同。若然,則「怨寡、德固」正可反應詩中的「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及「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等義;然此亦只是一種猜測,今且試讀如此而存疑。又曾疑「𠂔寡」(心紐元部、見紐魚部)或實乃詩名而可以讀為〈桑扈〉(心紐陽部、匣紐魚部);「𠂔」、「桑」之元、陽韻部為通轉關係,且元部的-n尾或因受到此鳥名第二音節牙音聲母的影響以變成-ng尾。如朱熹《集傳》所云:〈桑扈〉即「天子燕諸侯之詩」,頌其有才華而為天下之屏障,因而亦蓋可謂之為「德固」;且〈桑扈〉與「天保」同為大燕上所唱之詩,亦與本段其他詩一樣屬《小雅》(《甫田

(鳥))，則困天〈而〉谷(欲)反(返)丌(其)古(故)也_—，多恥者丌(其)忝(病)之虐(乎)？⁴⁵〈靖= (菁菁)者莪〉，則己(以)人蔭(益)也。⁴⁶〈裳= (裳裳)者華〉，則|| (9)【己(以)見】■貴也。⁴⁷〈贛(將)大車〉之囂也，則己(以)為不可女(如)可(何)也。⁴⁸〈審(湛)露(露)〉之瞍(溢)也，丌(其)猷(猶)軫(輟)與(歟)？⁴⁹孔= (孔子)曰：「〈甸(宛)丘〉，虐(吾)善之_—。〈於(猗)差(嗟)〉，虐(吾)惠(喜)之_—。〈旦(鳴)鳩(鳩)〉，虐(吾)信之_—。〈文王〉，虐(吾)光(美)之。〈清|| (21)【窟(廟)〉，虐(吾)敬之。〈刺(烈)爻(文)〉，虐(吾)攸(悅)】■【之。〈昊= (昊天)又(有)城(成)命〉，虐(吾)□】|| 之。⁵⁰〈甸(宛)丘〉曰：『詢

之什))，該詩假若位於此處實頗有道理。然此二字前既未以「_—」符斷開，且「巽」、「桑」仍有合口與開之不同，因而後來即放棄此說，今僅錄以備考。

⁴⁴ 〈諄父〉，整理者當同〈祈父〉，屬《小雅·鴻雁之什》。〈祈父〉，如鄭玄《箋》所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祈父」借為「圻父」)，即「王之爪士」埋怨司馬將已調到邊境以致無法照顧到老母於未喪之前。然則其斥責之似確實「有以」也。李零、劉樂賢讀「責」為「刺」，亦通；劉氏及李銳(二)亦均謂「諄」與「祈」聲紐不近，疑前者實從「衣」得聲而非「卒」(二者常相混)，有理。

⁴⁵ 〈黃鳥〉詩有二，一屬《國風·秦風》，一屬《小雅·鴻雁之什》，此顯指後者。毛《傳》及齊《詩》當婦人嫁到他邦而作之詩，朱熹《集傳》則謂「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詩中如「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等句，確實表明「困而欲反其故」之意。「忝」，今從李學勤、李零及劉信芳而讀為「病」；「反其古」，從龐樸讀作「返其故」。劉信芳謂「多耻」該與「知耻」義近，或是；黃懷信則當「多蒙恥辱之人」，則或更加貼近詩意。

⁴⁶ 〈菁菁者莪〉，屬《小雅·南有嘉魚之什》。《毛序》當「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東漢〕徐幹《中論·藝紀》亦謂其「美育人才，其猶人之于藝乎？」若然，則確實是詩人以「人」(即詩中「既見」的「君子」)而受「益」非淺(即「樂且有儀」等)。

⁴⁷ 〈裳裳者華〉，屬《小雅·甫田之什》。朱熹《集傳》云：「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若然，則詩似以花、葉之繁盛為興(即所謂「裳裳者華，其葉湑兮」等)，以喻諸侯之才華。依此意，則似可補如「以見」二字以連到簡21之「貴也」；姜廣輝似首先如此相連，然補此二字為「以人」。按：《孔叢子·記義》記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或乃另一種評語。

⁴⁸ 此蓋〈無將大車〉之別名，屬《小雅·谷風之什》。全詩三章皆以「無將大車」興「無思百憂」，以「大車」所起塵土比作令人心煩之事。詩中所憂患之事雖未甚明，然其「無可如何」之意已顯。詩文雖未提到此大車之為喧嘩(「囂」)，然從其不斷起塵土蓋亦可想像而知。王志平疑「囂」可讀為「瞽」，亦通；黃懷信謂「囂」指「眾口喧嘩相勸」，亦可當一說。

⁴⁹ 〈湛露〉屬《小雅·南有嘉魚之什》。據《毛序》即「天子燕諸侯」之詩(《左傳·文公》四年亦有記載可證)。首章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而末兩章仍言「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則在勸酒行樂中亦未嘗失禮。此「瞍」疑可讀為「溢」，謂酒之流滿；董蓮池(二)及黃懷信亦讀「溢」，然分當「過份」或「溢美」解，與筆者理解不同。「軫」(「它」為透紐歌部)，今釋為「輟」字(端紐月部)異構，旁紐對轉可通(儘管有開口與合口之不同)；「猷(猶)」則當「還是」解(而非「好比」。句意或為飲酒雖多而尚且知止，不至於過分。周鳳五讀「軫」為「馳」，鄭玉姍、季旭昇讀如字而訓「車疾」，黃懷信讀「佗」而解作「負荷」，實皆難以講通文義。「與」，今如李零、李學勤而讀如「歟」。

⁵⁰ 〈宛丘〉屬《國風·陳風》：〈猗嗟〉屬《國風·齊風》，而〈鳴鳩〉屬《國風·曹風》。〈宛丘〉的「甸」字，周鳳五、李零疑取「畹」字之義，與簡8同讀「宛」之「𡩋」字本義不同，或亦與「邊」字有關。何琳儀、徐在國及季旭昇、李學勤(三)、劉信芳(二)等作進一步的分析，均視「甸」為「邊」(「原」〔高平之地〕的本字)或其「备」部之省變形體，與「宛」字通假；劉氏以「邊丘」讀如「苑丘」而當古代的「風流場所」。馮勝君(二)則認為本字的「𡩋」及「邊」字的「攴」是從「𠂔」

(洵)又(有)情而亡(無)望(望)』，虐(吾)善之。⁵¹〈於(猗)嗟(嗟)〉曰：『四矢反(反)已(以)御(禦)嘒(亂)』，虐(吾)惠(喜)之。⁵²〈尸(鴈)鴈(鳩)〉曰：『兀(其)義(儀)一氏(兮)，心女(如)結也』，虐(吾)信之。⁵³〈文王(王)〉 || 【[曰]:『文』 || 王(王)才(在)上，於邵(昭)于天』，虐(吾)咍(美)之。⁵⁴ (22ab) ■ [【〈清廟(廟)〉曰：『肅雝顯相，濟=(濟濟)】多士，秉文(文)之惠(德)』，虐(吾)敬之。⁵⁵〈刺(烈)文(文)〉曰：『乍(亡(無))競佳(維)人』、『不(丕)顯(顯)佳(維)惠(德)』、『於虐(乎) || 前王不忘!』，虐(吾)斂(悅)之。⁵⁶〈昊=(昊天)又(有)城(成)命〉：『二句(后)受之』，貴馯(且)顯(顯)矣，訟(頌) || [□□

字的一種變體發展過來的；然依陳劍(四)的分析則前者或是，但與「邇」字的來源或並不相同。〈文王〉為《大雅·文王之什》第一首。如李學勤、李零、濮茅左(頁18)等早已認出，簡21下端及簡22上端之文，從下文可推知是孔子對〈清廟〉、〈烈文〉及〈昊天有成命〉三首表態；此處的補法與濮、二李及廖名春四位全同，而廖氏另補其末字為「頌」。〈清廟〉為《周頌·清廟之什》第一首，而〈烈文〉及〈昊天有成命〉亦均屬《周頌·清廟之什》。

⁵¹ 〈宛丘〉是形容一位女子(或即女巫)持羽、配合音樂節奏而跳舞之詩。首章第三、四兩句，《毛詩》本作：「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洵」即誠然之義。鄭玄《箋》解此兩句云：「游蕩無所不為」；朱熹《集傳》曰：「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然余冠英《詩經選》乃說是：「詩人自謂對彼女有情而不敢抱任何希望」(此從程俊英、蔣見元轉引)，或更貼近詩本義。若然，則本篇孔子之所以「善之」或與上簡13其對〈漢廣〉一首「知恆」之評語意義相近。姜廣輝則依照朱熹那種解釋而謂孔子之所以「善之」是因為女巫「若能以真情感動天地」，則即使「禮不備也沒關係」，認為與孔子「禮與其奢也寧儉」的精神有關，固亦通。李學勤(七)亦解「情」為「誠」，然「望」則讀為「妄」，「無妄」即「無詐偽虛妄」，亦可以備一說。黃懷信反當姑娘唱給男子舞者之詩，則又是一說。「訇」原隸為「訇」，今從黃德寬、徐在國之說改隸。

⁵² 〈猗嗟〉是讚美一位技藝高而有英姿的射手之詩，然《毛序》及後代注家多以為有暗刺魯莊公之意。《毛詩》本末章末兩句作：「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鄭玄《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以「吾喜之」之評語言之，似本篇之孔子並不以為有諷刺意。

⁵³ 〈鴈鳩〉是讚美在位之「君子」德行專一及有領導國人能力之詩。《毛詩》本首章末四句作：「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前兩句亦見引於〈緇衣〉第十、十八兩章〔竹本第三、十八兩章，上博本簡2-3及20〕及〈五行〉篇第九章〔郭店本簡16])。蓋能如此者確足以令人「信之」。李學勤(七)讀詩句中的「義」如字，固亦通。

⁵⁴ 〈文王〉是追述周文王之受天命、讚揚其奠定王業及勸戒殷朝舊臣必全力服事於周朝之詩。《毛詩》本〈文王〉首章頭兩句作：「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熹《集傳》云：「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按，以契口位置而言，簡22a、22b兩段中間補上前後兩個「王」字殘筆之後，似乎無法再容二字，因而疑此處原漏寫「曰」字。李學勤(七)則認為此兩節可以直接綴合，說因為「詩句包括篇題《文王》，故不再重出。下面《昊天有成命》，例同」；康少峰亦贊同此說。

⁵⁵ 據《毛序》：〈清廟〉為周公朝諸侯以祀文王之詩，蓋可信。此詩以周朝後代永遠繼承文王之明德為主題；對〈清廟〉歷代解說之詳情可參朱淵清(三)。《毛詩》本頭四句作：「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今如李學勤、李零等而據補。

⁵⁶ 〈烈文〉蓋為成王祭祀祖先而勸戒在場之諸侯及自我勉勵之詩；據鄭玄說，或即其「告嗣位」時所歌唱。其最後五句《毛詩》作：「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此所引三句或皆可視為成王自勉之詞，即要尚賢、尊德及不忘武王之大業。「刺」，原隸為「刺」。「乍」，當為「亡(無)」之訛。整理者反以《毛詩》之「無」為由「乍」訛成「亡」而誤，然實該從今本《詩經》為正，理由詳姚小鷗及邴尚白兩文；「無競」義蓋同「無強」。

□，【虐（吾）□之。」⁵⁷此言】（6ab）■〔【訾（詩）之□□□□也。孔=（孔子）又】曰：「訾（詩），丌（其）猷（猶）坪（平）門！⁵⁸與賤（賤）民而豫之，丌（其）甬（用）心也牖（將）可（何）女（如）？曰：《邦風》氏（是）已（矣）。⁵⁹民之又（有）感慙（患）也，卡=（上下）之不和者，丌（其）甬（用）心也牖（將）可（何）女（如）？||（4）〔【曰：《少（小）顛（雅）》氏（是）已（矣）。⁶⁰民之□□】〕■〔【□□者牖（將）可（何）女（如）？曰：《大顛（雅）》】〕氏（是）已（矣）。又（有）城（成）工（功）者可（何）女（如）？曰：《訟（頌）》氏（是）已（矣）。⁶¹】〈清甗（廟）〉，王惠（德）也，至矣！敬宗甗（廟）之豐（禮），已（以）為丌（其）杳（本），「秉爻（文）之惠（德）」，已（以）為丌（其）業業（業）。⁶²「肅雝（雖）||（5）〔【晷（顯）相，□□□□，□□！⁶²〈皇〉】〕■〔【矣〉、〈大明〉，

⁵⁷ 《毛詩》之〈昊天有成命〉頭兩句作：「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依文例而言，此處之「昊天有成命」當指該首詩名，其下蓋漏寫「曰」字耳。固然，或亦可當引文部分來看待（整理者即如此）；若然，則可以視為漏寫篇名或因詩名與詩句重複而故意不寫。如朱熹指出：〈昊天有成命〉蓋是祭祀周成王之詩。

⁵⁸ 「二后」指文王、武王，其所受之天命亦即成王所「不敢康」（不敢荒廢）而「夙夜」所敬守之命。此且從整理者之依句讀符號而斷讀在「門」字下。固然，或該如其他學者視此符號為誤置而以「與」屬上、讀如「歟」，然如鄭玉姍及陳斯鵬所說，此符號亦可能正是為了避免那種「誤讀」而加的；況且下句「賤民」前似該有動詞方是。「坪」，整理者讀為「平」，謂意「如城門之寬達」。然如馮勝君、李天虹（二）等許多學者指出，其形實較像「塋」，儘管二字容易相混；何琳儀、楊澤生、張桂光則均釋本字上部為「霽」。不過如李天虹又指出，與此相近之字形亦見於郭店〈尊德義〉簡12與34而讀為「平」；後來問世的上博二〈容成氏〉簡18及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23亦見此字而均讀為「平」。對本篇而言，學者或讀此字為「旁」、「滂」、「霽」、「廣」、「坊」、「防」、「溥」等，如周鳳五在此讀為「旁」而以「旁門」當「四通之門」解。然假若讀為「旁」，或許亦可以考慮當「邊側之門」解，指詩「譬喻不斥言」、「詠歌依違，不直諫」（鄭玄語）的諷諫特性。然今且從整理者之釋讀而當「平正」解。李零謂此或指「城之便門，得與四方往來，雖賤民亦可自由出入」；劉信芳亦當「貴賤平等出入之門」，范毓周（二）同當「人人可以進入」的「平和之門」，亦可當一解。黃懷信則當有「歸類作用」的「平齊行列之門」，則又是另一解。

⁵⁹ 「賤民」，此從整理者讀「賤民」。「豫」，原隸為「𡗗」；李學勤讀此為「裕」，李零、周鳳五讀「逸」。黃德寬、徐在國及劉信芳、何琳儀、李守奎（二）、董蓮池則均改釋為「豫」，訓為「樂」，今從（曹錦炎亦釋讀為「豫」，然仍視其右旁為「兔」而非「象」）。何氏斷讀為「與賤民而豫之」而解作「與賤民同樂」；劉信芳（三）讀法同，然理解為「給予賤民言志的參預（或『抒發情感』）形式」；陳斯鵬則讀為「舉賤民而預之」而解作「全體的普通民眾都來參預」，或亦可以備一說，然「舉賤民」頗嫌不詞。今且讀如字而理解為「贊許」、「贊賞」，或即從採詩者或一般文人之角度立言，謂其「贊賞民眾（的詩歌創作活動）而引以為樂」。「已」字，整理者原誤釋為「也」，然如張桂光指出此及簡5、7、27四次「已」字實皆乃「已」字，周鳳五亦如此隸定，今從而均改釋；此與簡5、27「氏（是）已」之「已」，今皆讀為「矣」（儘管本篇另外亦使用「矣」字本身）。

⁶⁰ 整理者隸定「慙」為「慙」而讀「慙慙」為「罷倦」。今從李學勤、白於藍、周鳳五、劉樂賢及黃德寬、徐在國而讀「戚（／慙）患」，且直接改隸前字為「慙」。

⁶¹ 孟蓬生讀「又」為「侑」，謂「泛指祭祀」而以「侑成功者」意為「祭祀成就功業的祖先」；今則仍讀「有」。

⁶² 如前已云：《毛詩》之〈清廟〉頭四句作：「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則摘取其句。「業業」，馮勝君指出即「業」字古文，然馮氏如同周鳳五而讀「業」，以「本」與「業」為樹的本末之喻（周氏則當「萌芽」意）。今則從李學勤讀「業」。

天命也。「帝胃（謂）」文王，】 || 衷（懷）尔（爾）𠄎（明）惠（德）」，害（蓋）城（誠）胃（謂）之也。⁶³「又（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城（誠）命之也，信矣！⁶⁴孔（=）（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雖）谷（欲）已，𠄎（得）𠄎（乎）？此命也！」⁶⁵ [□□□□□□ || (7) □□] ■ [□□□□□□□□□□] 寺（待）也。文王受命矣。⁶⁶《訟（頌）》，坪（平）惠（德）也，多言遠（後）。兀（其）樂安而𠄎（遲），兀（其）訶（歌）紳（伸）而𠄎（易），兀（其）思深而遠，至矣！⁶⁷《大顛（雅）》，盛惠（德）也，多言 [【□而□□者也。兀（其）□】] (2) ■ [【□而□，大 || 矣！⁶⁸《少（小）顛（雅）》，□□】] 也，多言難而𠄎（怨）退者也。衰矣，少（小）矣。⁶⁹《邦風》，兀

⁶³ 此「懷爾明德」蓋為〈皇矣〉引句。〈皇矣〉屬《大雅·文王之什》，乃敘述周朝先祖受上帝之命及至文王從帝命而立武功的一首長篇史詩，共八章。《毛詩》本〈皇矣〉第七章頭兩句作：「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然如整理者指出，毛本同詩同章後半亦另有幾個「帝謂文王」而稱「爾」之句（如「詢爾仇方，同爾兄弟」等），則與竹本之「懷爾明德」相類；又如龐樸強調，「懷爾明德」於該章中顯比「予懷明德」合理。李銳則指出：《墨子·天志下》引此詩句作「予懷而明德」，「而」蓋通「爾」，因而李氏於「懷爾明德」前補「帝謂文王，予」五個字（李學勤、李零等同）；今且不補此「予」字。「害」，整理者讀為「曷」，今如陳斯鵬而在此讀為「蓋」；彭裕商已讀簡10之「曷」字為「蓋」，然本簡之讀法則未提。按，簡首缺文後四字據《毛詩》補，其前面之字則為筆者意補。

⁶⁴ 此是〈大明〉引句。〈大明〉亦屬《大雅·文王之什》，也同樣是頌揚周室得天命的史詩類之詩，共八章，描述殷朝喪命、王季娶妃生文王、文王娶妃生武王及至武王伐商之事。所引二句在第六章，即在文王承天命且娶賢妻太姒的部分之內。本簡兩句「誠（某）之也」的句型，龐樸指出早期文獻中除此之外祇有在馬王堆的〈五行〉說部當中（說二十一）才出現，或許值得留意。學者或以「真誠」、「誠心誠意」等解此兩個「城（誠）」，今則如趙苑夙相同而理解為「誠然」、「確實」，強調的是文王受天命是確有其事。

⁶⁵ 整理者原誤隸「唯」作「佳」，然亦讀為「唯」。今如龐樸、李銳、李學勤、李零等讀「雖」。整理者又讀「谷」為「裕」，今則如李銳、李學勤、李零而讀「欲」。「已」字，整理者誤隸為「也」，此從龐樸、劉樂賢、周鳳五、李零及張桂光改釋為「已」而當動詞用。

⁶⁶ 「文王受命」：〈文王有聲〉（屬《大雅·文王之什》）亦有此句，且《毛序》（〈文王〉、〈皇矣〉兩序）亦見之。李學勤、李零、周鳳五均讀「寺」為「時」；董蓮池讀為「持」，義即「上帝之命持久恆長」。馮時則讀為「待」，指「文王修德以待」。今且亦按照楚簡中「寺」字的一般讀法而讀為「待」，然以上文不明而具體含義無從而知。陳斯鵬對簡7、2之間的殘文提出了一種補法，即「此時也夫！文王雖欲無受天命已，其得乎？此〔時也〕」，也有其一定的邏輯，因而亦記此以存一說。

⁶⁷ 「坪」字，見簡4同字注。學者多釋如「塋」而讀為「旁」、「滂」、「廣」等並訓為「廣」義；此則從整理者之釋讀。整理者理解為「平成天下之德」，馮時（二）則以「平和之德」解之，蓋兩說皆可通。「多」，孟蓬生讀「侈」而訓「極」，固亦通，然似讀如本字即可。「后」，整理者讀「後」而謂當指文王、武王之後代；廖名春、孟蓬生讀為「厚」；陳斯鵬則讀為「后」而當「君王」之義。如季旭昇（四）指出，此「後代」的「後」似或與下文「其思深而遠」相應，今且從此讀。整理者謂「其樂安而遲」即「樂曲節奏安和而緩慢」，甚確，然又釋「紳而𠄎」為「紳而𠄎」而讀「堦而𠄎」則頗為不類。今從多半學者而讀「紳」為「申（／伸）」，而後字則從李學勤、李零、何琳儀及季旭昇而改隸為「𠄎」。二李氏均讀「𠄎」為「逖」，即「悠遠」義；今從何氏之讀為「易」而理解「申而易」為「舒緩而簡易」；季旭昇讀「紳而𠄎」，然其或讀亦與何氏同。劉釗、周鳳五及黃德寬、徐在國則均釋後字聲符為「尋」，分別讀為「延」、「尋」或「覃」而皆當「延長」、「歌聲引長」之義。

⁶⁸ 簡2尾與簡3首之缺文略依上下文補。「少（小）顛（雅）」下面二字，周鳳五（二）補為「□德」，濮茅左（頁23）補為「少德」；今且存疑。

⁶⁹ 整理者讀「𠄎退」為「悵退」，亦謂前字「有學者釋為『怨』」，又謂「也可讀為『愆』」。李零、李學

⁷⁴ 〈谷風〉詩有二首，其一屬《國風·邶風》，其二為《小雅·谷風之什》第一首，均為訴怨之詩。《邶風》之〈谷風〉是一位被丈夫遺棄的夫人訴苦之詩，怨其前夫喜新厭舊而不甘苦與共。《小雅》之〈谷風〉主題與用喻相近，亦特別強調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之意，如其首章所云：「將恐恐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是也。整理者認為本句指後者，李學勤（三）亦傾向於之，然兩首用「背」字形容其實均屬恰當，蓋指有被人背棄之傷感。前者與「北之柏舟」同屬《邶風》（目詩意亦

(隰)又(有)長(萇)楚，覓(得)而慙(憫)之也[]。⁷⁶ || (26)
 〈[東] (東)方未明〉，又(有)利(／厲)訶(詞) []。⁷⁷ 〈牖(將)中〉
 之言，不可不韋(違)也[]。⁷⁸ 〈湯(揚)之水〉，兀(其)慙(愛)婦愁
 (諒) []。⁷⁹ 〈菜(采)萬(葛)〉之慙(愛)婦 || (17)【亦然。⁸⁰夫】
 □□□□ || 女(如)此，可(何)？斯雀(焦)之矣。⁸¹ 離(離)兀
 (其)所慙(愛)，必曰「虐(吾)奚舍(捨)之？」，賓(頻)贈(增)

略相類)，然而後者與下句之〈蓼莪〉於《毛詩》亦緊相次，實在難以從其類屬斷定本句之〈谷風〉指的是哪一首，今且存疑焉。「慙」字，原隸為「慙」，今從周鳳五、曹峰、王志平及黃德寬、徐在國改隸；或亦可如李銳（四）而隸為「忤」，或如劉釗而釋其上部為「音」。李學勤讀本字為「悲」，李零讀「負」，黃、徐謂或亦可以讀為「悖」，皆可通；此外尚有諸種讀法，此不盡述。

⁷⁵ 〈蓼莪〉屬《小雅·谷風之什》。《毛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蓋即服役於遠方者不及於父母生前回家盡孝而怨天，如其第四章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孝志」顯而易見。《孔叢子·記義》則記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所強調基本相同。

⁷⁶ 〈隰有萇楚〉屬《國風·檜風》，是一首患難憂世之詩，作者以擔心家室之不能庇護而羨慕樹木之「無知」、「無家」、「無室」。整理者似讀「慙」為「侮」，李學勤、李零、廖名春、何琳儀則均讀「侮」。侯乃峰謂「得而侮之」蓋指「既得之，又後悔有之。」鄭玉珊則引余培林之說，即以詩本意當「女子樂其所愛者之無室」，從而讀「慙」為「謀」，指「謀求姻緣」，或可以備一說。然今則依本詩之傳統解法而讀「慙」為「敏／憫」，即「哀憐」、「憂傷」義，似更加貼近詩人之情。按，殘端「也」字下或本有句讀符也未可知，今且補之。

⁷⁷ 〈東方未明〉，屬《國風·齊風》。《毛序》以為諷刺「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等之詩，而聞一多《風詩類鈔》則認為當即婦人以「夫之在家，從不能守夜之正時」而訴怨之詩。因此，此「利」似或可讀通「愁」、「慙」、「慙」等，即「恨」之義，然先秦文獻中實未見這些字；或亦可視為與「憂愁」義的「離」相通，或可以《詩經》中數見的「罹」字當之，亦即「憂苦」義。然今則讀如字或「厲」（質、月旁轉），蓋指此夫人以嚴厲帶刺的言詞罵其所愛的丈夫，如其末章即以「狂夫」目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學者多以此「利」指本詩的語言風格，指其言詞鋒利，然而此也只能視為詩人心理的反應，不然則與本段他句之言詩內情感者不一。雒江生對本詩有另解，當「家奴夙夜勞作之詩」；黃懷信亦當一位農夫（或奴隸）怨恨其主人之狠毒的詩，對詩本意固然或亦可通。按，簡17首字「東」半殘，蓋竹簡折斷後受到磨損所致。又按，此簡17的位置略據全景圖版所示。濮茅左則或因「之」與「言」二字間距離稍寬，乃視彼處為中道契口所在；其實此若果真是契口處，則或亦可當其上道契口，然今則並不當其契口所在。

⁷⁸ 「牖(將)中」，蓋即〈將仲子〉之簡稱，屬《國風·鄭風》。是詩是以女子口氣因為「畏我父母」、「畏我諸兄」及「畏人之多言」之故而拒絕其情人仲子之逾牆以見己（《毛序》則以為「刺莊公」之詩）。整理者因詩中之「畏」字而讀「韋」為「畏」，學者一無異議，而以所「畏」正當「人之多言」之類。今則讀「違」，以「不可不違」的對象指情人的非禮之舉，而以「〈將仲〉之言」當本詩詩人所言而並非即此「違／畏」的賓語。

⁷⁹ 〈揚之水〉有三首，分屬《國風·王風》、《國風·鄭風》及《國風·唐風》。如整理者及李學勤（三）已指出，此似指《王風》彼首，亦即周平王時戍守邊國的一位士卒因久不得反家而思妻欲歸之詩。「愁」，原釋「愁」，整理者讀「愁」而當婦人的離恨。陳劍改釋為「愁」而疑可讀為「諒」，今從而理解為「誠實」。然若以釋「愁」為是，則或該如李學勤而讀為「烈」。

⁸⁰ 〈菜萬〉即〈采葛〉；原釋〈菜菔〉，今從簡16〈葛覃〉注所揭文改釋。〈采葛〉亦屬《國風·王風》，為一首思念婦女之詩，而此婦女分章形容其「采葛」、「采蕭」、「采艾」，詩人「一日不見」而宛如「三月」、「三秋」甚至「三歲」。〈采葛〉所現「愛婦」之情，實與〈揚之水〉相近，今且補「亦然」二字以當其謂語。

⁸¹ 整理者以「可斯」連讀，疑是詩名而或可讀為「何斯」。李學勤則改讀本句為「如此可，斯爵之矣」，蓋以「授爵位」理解此「爵」。然以下文視之，筆者疑此實當讀為「焦」方是，即「焦慮」義（亦見上簡18〈杕杜〉注）。今因而改其句讀如此。「……如此，何？」蓋泛指以上諸詩所表現的情志而問，而接著以「焦之」概括其各首詩人的共同心意。

82 「**𩇛**」字，見上第13簡注。今從多位學者而在此讀為「離」。周鳳五謂此「離」指「捨其所愛之物，以為餽贈賓客之幣帛」；廖名春（一、三）亦有類似的解釋，而以「賓贈」當「贈賓」指，指聘禮中之「贈賄」；胡平生亦謂「賓贈」是「出使他國之禮儀活動」；李零則當喪禮中所送；而張桂光則將後句譯為「不過將它做貴重禮品贈予他人罷了」。竊謂皆難以與上文通讀。今既已視此文為上承簡26+17所述，則以「離其所愛」指離開其所深愛之人來理解，而「賓贈氏」則讀為「頻增是」，即「頻繁增加此種焦慮與傷感」。按，如前已指出，裘錫圭（二）釋「**𩇛**」字為「送」之異體而讀為「送」，而何琳儀及程浩則釋其聲符為「𩇛」而讀為「蕩」或「暢」。考慮到上下文，筆者仍以讀「離」為佳；然若果從以「𩇛」為聲符之釋，則似乎不如於此讀為「傷」而當「憂思」、「悲傷」解。「已」字，見上簡4「邦風氏已」注。

83 〈蟋蟀〉為《國風·唐風》第一首。此即一首及時行樂而又自戒懼之詩，即如〔清〕方玉潤所云：「其人素本勤儉，強作曠達，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此亦正是「知難」之謂（「智」，整理者讀如字，今如李零、李學勤、胡平生等而改讀「知」）。安大簡「蟋蟀」之「蟋」所用字亦如本篇而以「七」為聲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的〈耆夜〉篇中亦有「周公」朗誦〈蟋蟀〉的記載，然其文與傳本《詩經》頗異。按：《孔叢子·記義》記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則與竹本評語測重點不同。

84 《詩經》中並無題為〈仲氏〉之詩。李學勤（一、三）以〈仲氏〉為今本〈燕燕〉末章，疑當時此章獨立為一首。楊澤生（二）說法類似，然他依張劍之說而視彼章為〈仲氏〉一首逸詩中的一章耳，以不明的原因與〈燕燕〉誤合。彼章有頌揚「仲氏」如何「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等語，因而確可視為「君子」之相。胡平生亦以〈仲氏〉為詩名，然而當《大雅》中頌揚「仲山甫之德」的〈烝民〉一首。李零、何琳儀及李守奎（二）則均讀「中氏」為〈蟲斯〉。〈蟲斯〉屬《國風·周南》，是一首祝賀人家子孫將眾多、安定且振奮有為之詩；若然，則「君子」或為動賓結構，甚或可以考慮如王小盾、馬銀琴而讀為「群子」，但此種可能性似乎不大。按，另一種可能是讀為「仲兮」而當《國風·周南》的〈草蟲〉一首之別名。本篇與其他楚簡中多以「氏」字為「兮」，而〈草蟲〉一首是以草蟲的「嚶嚶」之叫聲興起對「君子」的「憂思」之心的怦怦（即「仲仲」）跳動。此詩全首離不開對「君子」之思念，因而以「君子」當其評語亦相當適合；然詩中雖見「仲仲」，但未見「仲兮」，因而名之為「仲兮」似並不符合一般的取名體例，故此僅錄以備一說。今且取〈仲氏〉之讀，然具體指何首詩則存疑。

85 〈北風〉屬《國風·邶風》：《毛序》云其「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詩文以「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起虐政之急迫。本句，原停頓於「**𩇛**」字後，今從李零、周鳳五改斷於「怨」後。「**𩇛**」此種字形，楚文字中或用為「絕」，或亦用為「繼」。整理者釋「絕」；若然，則句意或指人們對詩中所謂「赤狐黑鳥」的腐敗統治者怨恨不絕。然周鳳五則以釋「繼」於義為長，謂「朋友一時交惡，然而彼此無怨，終能言歸於好也。」其說有理，儘管他對詩意之理解與今所理解不同。其實楚文字中「絕」一般寫作「**𩇛**」，而「**𩇛**」字除了方向與之相反此點或許不關緊要外，今頗疑其中間無橫筆或實其與「**𩇛**（絕）」字的一種表意分界所在；然下面簡29「**𩇛**」字則確實似該讀為「絕」才是。「子立」，學者多當詩名，如馮勝君讀為〈子矜〉；然「**𩇛**（怨）」字後並無「**𩇛**」符，故亦未理由必定此二字為詩名。今且讀為「慈惠」：「子」、「慈」經常通假；「立」字則多用為「位」，而「位」即匝紐物部，「惠」乃匝紐質部，雙聲、入聲旁轉（-et、-ot），古音極近。若然，則「慈惠」或指詩中「惠而好我」而言。本句今且意補末二字為「不絕」，句意或謂所以使人家對統治者之怨恨此種情緒並不延續不斷，正是因為朋友之慈惠不絕而相助之故也。然而句末文字已殘，實在無法確定其何指。

86 〈鹿鳴〉為《小雅·鹿鳴之什》第一首。《毛序》云：「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已概括詩意。詩中「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亦皆與本章之評語相符。「**𩇛**」，原隸「**𩇛**」而讀「詞」，

(用)人則虐(吾)取(23)■【重。⁸⁷此皆□而□者也。】〈□||□〉, 亞(惡)而不覿(文)。⁸⁸〈牆(牆)又(有)薺(茨)〉, 𡗗(慎)密(密)而不智(知)言_一。⁸⁹〈青蠅(蠅)〉, 智(知)||𡗗(患)而不智(知)人_一。⁹⁰〈涉秦(秦)〉, 丌(其)幽(絕)桀(浮)而士(侍)_一。⁹¹〈角幡(枕)〉, 婦(歸)_一。⁹²〈河水〉, 智(知)|| (28+29)【□而不□

此從劉樂賢、李零而改隸;亦從劉氏及周鳳五、李零而改讀為「始」。周氏調「以樂始而會」等三句分指〈鹿鳴〉三章之不同意層,且是從「以樂始」到「終乎不厭人」,確可謂有始有終。李零以「以道交」三字屬上;李學勤則以「以道」二字屬上,讀「𡗗」為「司」。按:《孔叢子·記義》篇記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亦與本篇評語之大義相近。又按,第23簡在全景圖版中的位置過低,該往上移三字左右,其上面殘端靠近中間契口處。

⁸⁷ 〈兔置〉為《國風·周南》之詩,以免網之設施喻當「公侯腹心」之武士;然則此「用人」似該與選用武夫有關。「𡗗」原隸「虐」,今從季旭昇、何琳儀、李守奎(二)改隸。本句末,今聊補「重」一字,或亦可補如「法」、「之」等字。

⁸⁸ 簡28所存首字(「亞」字之上)祇剩其下面略似「口」形(然亦似非「口」)之部件。「𡗗」,原隸作「𡗗」,學者對此字已多作討論,今依陳劍(三)改隸。楚簡中,「𡗗」字多半讀為「文」;李零、李學勤在此讀為「閔/憫」。若取後者,則或該如趙苑夙而以「惡」當動詞而非形容詞。然本句評語是否以「惡」字開頭已無法知道,今且以「惡而不文」為句而對其確義則存疑。

⁸⁹ 〈牆有茨〉屬《國風·鄘風》。整理者未認出此篇,然許多學者早已得之;「𡗗」原隸為「𡗗」,今從季旭昇、何琳儀、胡平生(二)、劉釗、李守奎(二)及黃德寬、徐在國釋其右旁為「墉」或「郭」之初文而改隸為「𡗗」。據《毛序》:「牆有茨」即「衛人刺其上」。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公子頑即宣公庶長子昭伯,君母即宣姜。然此亦僅是當時衛國內宮亂倫中的一環,而詩文本身並未漏出具體對象。全詩以宮內之醜聞辱行不可洩漏為外人所知為要,即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因而誠可謂「慎密而不知言」,蓋從外人(亦即讀「聽」詩者)的角度言之。「茨」,齊《詩》、韓《詩》亦正如竹本作「薺」。「𡗗密」,整理者讀「慎密」或「慎密」,二讀皆通;「密」原釋「密」,今從李守奎(二)改釋而視為「蜜」字異體。

⁹⁰ 〈青蠅〉屬《小雅·甫田之什》。全詩才三小章,皆以蒼蠅之來集喻讒人、讒言之為患,即如其首章所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所謂「知患而不知人」或亦從讀詩者之角度言之。對於「蠅(蠅)」字,周鳳五、魏宜輝有不同的分析,可參。按,整理者原讀「𡗗而」為〈卷耳〉一首,蓋誤;今從李學勤簡28+29的拼合及「知患而不知人」之讀法。季旭昇(三)則因為簡29首字「𡗗」之上似尚有別字殘筆而不採此一拼合,然依筆者看此蓋祇不過是編繩留下的痕跡耳(不過同時亦必承認此契口處的空白較他簡稍長一點)。

⁹¹ 〈褰裳〉有「褰裳涉溱」句,而如整理者已指出:〈涉溱〉蓋其別名。〈褰裳〉屬《國風·鄭風》,才兩小章,即一位女子對其男友抱怨之詩,恐嚇他若不好好相陪而體貼於己,自己可能就會去找別的男子,亦即「子不思我,豈無他人?」之謂。「幽」,整理者釋「絕」,或亦可如周鳳五而釋「繼」,說見上簡27同字注。「桀」,整理者釋「律」而以〈律士〉當逸詩名。如李學勤、周鳳五指出,此字从「彳」从「又」从「木」;據此,或可改隸為「𡗗」,周氏疑其或即「𡗗」之訛而讀為「肆」。然李零、何琳儀及張桂光則均改釋為「桀/桀」而與「而」字連讀為〈桀而〉,即《國風·周南》的婦女勞動歌。今從其「桀」字之釋,然並不以「桀而」當詩名。按,頗疑「幽桀」當讀為「絕浮」。「絕」可有「橫渡」之義,如《荀子·勸學》:「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是其例。「浮」則可有「游泳」義,然則亦可視為「涉」之代稱。司馬相如〈大人賦〉云:「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是亦「浮」、「涉」同義互對之例。「其絕浮而士」或可理解為「是期望他渡過水流而陪從自己」,「士」當動詞,今且讀為「侍」,或亦可讀為「仕」而理解為某種引申義。「付」、「孚」二聲系經常通假,而「桀」从「木」蓋取其漂浮功能。

⁹² 「角幡」,整理者亦疑乃逸詩之名。李學勤改隸「幡」為「𡗗」;周鳳五則釋其左旁為「市」、右旁為「𡗗」之訛而讀為「𡗗」,以「角𡗗婦」上屬〈涉溱〉評語。馮勝君釋該字為从「市」从「采」从「白」,理解為从「白」、「幣」省聲(蓋與李學勤分析相同),而讀「角𡗗」二字為〈澤陂〉。魏宜輝則認為其右上部並不像是「幣」之省體「采」,而實可能為「采(審)」之訛體,因而讀整字為「枕」而以〈角枕〉當與〈葛生〉相類似的詩;許全勝對其右半之分析基本相同,當「枕」之專字而逕以〈角

枕」為〈葛生〉別名；廖名春、王忠平之分析與讀法略同；季旭昇（四）則視該字為楚文「枕」字的誤寫。今且從此種釋讀。若以「婦」當其評語，則似如下文之以「小人」為名詞而當評語用法相類。

〈葛生〉屬《國風·唐風》，即一首妻子哀悼其亡夫之詩，以「葛生蒙楚」、「葛生蒙棘」等喻自己失所依附（從〔清〕馬瑞辰說），而詩中的「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或指亡夫之喪具，或指臥房中留下而使其寡婦睹物興悲者，反正本詩所言確可視作某種「婦」情，亦即寡婦所獨有的失去依靠之悲情。然以「婦」當評語終嫌不詞，似當讀為「歸」才是。〈葛生〉末兩章作：「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然則其期望死後終歸夫旁的歸心顯而易見，單以「歸」字當評語實乃相當恰當。

⁹³ 〈河水〉，整理者當逸詩名，以為即《國語·晉語四》及《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所賦之〈河水〉。如廖名春及李學勤（三）指出，〔三國〕韋昭疑彼「河水」實乃「汧水」之誤，然其實不太可能《國語》、《左傳》與本篇三者同誤；李氏視本篇的〈河水〉為逸詩，廖氏則將此與重耳所賦者均當《國風·魏風》之〈伐檀〉別名。今則如周鳳五、何琳儀及許全勝而疑本簡之〈河水〉或即〈新臺〉別名。〈新臺〉屬《國風·邶風》，頭兩章均以「河水」開頭。《毛序》謂是「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則或與上面〈牆有茨〉之意相屬。詩以「燕婉之求，得此威施」等句取某種癩蝦蟆吃到天鵝肉之喻。然「智（知）」後之評語既缺，亦無從得知其是否與該詩相符。

⁹⁴ 整理者讀「腸」如字而疑「腸腸」乃〈蕩〉之別名，亦即《大雅·蕩之什》的第一首，以「蕩蕩上帝」開頭，詩中多處言及殷朝「彊禦」、「掊克」等敗官之臣，因而確可謂與「小人」相關。然若以〈腸腸〉（或〈蕩蕩〉）為篇名，則其詞語將缺乏動詞，因而或不如讀為「腸（蕩），傷」小人」。然今則如李學勤、李零、黃人二等而當《國風·王風》的〈君子陽陽〉（「君子」亦可能原以合文寫之）。〈君子陽陽〉才兩小章，形容「君子」歌舞行樂，而雖然看不出明顯的貶抑，然本篇的孔子若將此種所謂的「君子」視為「小人」亦不足怪，蓋以為祇管行樂而不顧國事者，而並非「樂而不淫」之輩。如李學勤（三）指出：《毛序》視此詩為形容「全身遠害」之「祿士」而言，則亦當譏諷「小人」者。按，簡25上並無契口可見，蓋適為兩道契口間的一節；濮茅左當中道與下道契口間那一節，今則且當上道與中道間的那一節。

⁹⁵ 〈兔爰〉每章以「有兔爰爰」開頭，內容與「不逢時」亦相關，因而整理者疑〈有兔〉即〈兔爰〉原名，蓋是。〈兔爰〉屬《國風·王風》。如其首章所云：「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崔述《讀風偶識》謂「其人當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無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遷，家室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此從程俊英、蔣見元轉引），此適所謂不逢時也。又如同章之起興「有兔爰爰，雉離於羅」，則是以「有兔爰爰」喻小人之放縱，而以「雉離於羅」喻君子反而受害，則與前詩「小人」之題亦約略相關。

⁹⁶ 〈大田〉屬《小雅·甫田之什》，為描述農田生產及祭祀田祖之詩。《毛序》謂乃「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實與本詩之大義無關。然其末章如何「知言而有禮」亦不明。該章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蓋如李學勤（三）所說，其「有禮」即因為其「歸結於禋祀」耳。至於其所以「知言」，季旭昇（四）曰「全詩寫的是從前執政者重視農政，其實真正目的是要諷刺現在的執政者不務農事，這就是『知言』吧！」，從作者的角度立說，可以當一解。

⁹⁷ 〈小明〉屬《小雅·谷風之什》，為一位征夫久役於荒遠之地，在外受苦，思歸而不能，乃勸其在家的老友「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等之詩。黃懷信於後面補「得歸」二字，固然有理，然今且存疑。

五 通行字分章釋文

本文的重點在於文本整理，且篇幅已長，因而在此不準備對〈孔子詩論〉的思想內涵或思想史上的意義再加討論。然最後為了方便讀者參考，此先依照以上的新編釋文而以通行字及自然分段來列出〈孔子詩論〉全文：

第一段落：

〈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動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於禮【也。始於求思而終於百】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喻君子所】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時乎？〈漢廣〉，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恆乎？〈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儷乎？〈甘棠〉，思【及其人，敬愛其樹，其保厚矣。甘棠之愛，以召公【□□，不亦□保乎？〈綠衣〉，□□□□，不亦□□乎？〈燕燕〉，□□□□，□□□□】情愛也。〈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樛木〉之時，則以其祿也。〈漢廣〉之智，則知不可得也。〈鵲巢〉之歸，則儷者【□也。〈甘棠〉之保，□】召公也。〈綠衣〉之憂，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獨也。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見歌也，則以萋葉之故也；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然。【吾以〈木】【瓜〉得】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隱志必有以喻也。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懈也。吾以〈杕杜〉得焦望(?)【之□，民性固然。望其歸期，既卜筮之，猶有】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木瓜〉，有藏願而未得達也。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者也。〈杕杜〉，則情喜其至也。

第二段落：

【〈□□〉，□□□□□□□。】〈十月〉，善譬言。〈雨無正〉、〈節南山〉，

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惡，少有仁焉。〈小弁〉、〈巧言〉，則言讒人之害也。〈伐木〉，□□實咎於己也。〈天保〉，其得祿蔑疆矣，怨(?)寡、德固也。〈祈父〉之責，亦有以也。〈黃鳥〉，則困而欲返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裳裳者華〉，則【以見】貴也。〈將大車〉之囂也，則以為不可如何也。〈湛露〉之溢也，其猶輟歟？

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廟】，吾敬之。〈烈文〉，吾悅之。〈昊天有成命〉，吾□□之。〈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禦亂』，吾喜之。〈鵲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清廟〉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無競維人』、『丕顯維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悅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頌【□□□，吾□之。』此言詩之□□□□也。」

【孔子又】曰：「詩，其猶平門！與賤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矣。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矣。民之□□□者將何如？曰：《大雅》】是矣。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矣。」

第三段落：

〈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其本，「秉文之德」，以為其業。「肅雝【顯相」，□□□□，□□！〈皇矣〉、〈大明〉，天命也。「帝謂文王，】懷爾明德」，蓋誠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雖欲已，得乎？此命也！」□□□□□□□□□□□□□□待也。文王受命矣。

《頌》，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伸而易，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而□□者也。其□□而□，大矣！《小雅》，□□】也，多言難而怨退者也。衰矣，小矣。《邦風》，其納物也

孔子曰：「誰能夫□□□□□□□□□□□□□□！」【誠哉，是言！夫能】行此者，其有不王乎？

孔子曰：「詩無隱志，樂無隱情，文無隱意。」
 【廬〈柏〉舟(?)，忠。邳〈柏舟〉，悶。〈谷風〉，背。〈蓼莪〉，有孝志。〈隰有萇楚〉，得而憫之也。〈東方未明〉，有利(／厲)詞。〈將中〉之言，不可不違也。〈揚之水〉，其愛婦諒。〈采葛〉之愛婦【亦然。夫】如此，何？斯焦之矣。離其所愛，必曰「吾奚捨之？」，頻增是矣。

[illegible]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月。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月。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所、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

-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見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所、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 王小盾、馬銀琴：〈從《詩論》與《詩序》的關係看《詩論》的性質與功能〉，《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頁45-48。
- 王志平：〈《詩論》箋疏〉，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10-227。
- 史 達，見 Staack, Thies。
- 白於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簡帛研究網，2002年1月4日。
- 艾 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2000年8月·北京》，北京大學、達慕思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8月。
- 朱淵清（一）：〈從孔子論《甘棠》看孔門《詩》傳〉，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18-139。
- 朱淵清（二）：〈讀簡偶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403-407。
- 朱淵清（三）：〈《孔子詩論》與《清廟》——《清廟》考之一〉，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71-76。
- 江林昌（一）：〈上博竹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本《毛詩》序的關係〉，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00-117。
- 江林昌（二）：〈試析上博簡《詩說》的編聯與結構〉，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127-141。
- 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43-259。
- 何琳儀、徐在國：〈釋蕢〉，收入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著，《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頁307-311（原為「首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天津南開，2001年8月）。
- 李天虹（一）：〈《葛覃》考〉，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103-104。
- 李天虹（二）：〈上海簡書文字三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77-382。
- 李守奎（一）：〈《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邦風》釋文訂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3月（第2期），頁7-10。
- 李守奎（二）：〈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經》篇名文字考〉，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42-349。

- 李 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182-196（其釋讀詳解見氏著《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年3月）。
- 李 銳（一）：〈上博簡「懷爾明德」探析〉，《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頁126-129。
- 李 銳（二）：〈讀上博楚簡筭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97-402。
- 李 銳（三）：〈《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2-198。
- 李 銳（四）：〈上博楚簡補札〉，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142-145。
- 李學勤（一）：〈《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頁5-8。
- 李學勤（二）：〈《詩論》的體裁和作者〉，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51-61。
- 李學勤（三）：〈《詩論》與《詩》（附《詩論》分章釋文）〉，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121-138。
- 李學勤（四）：〈談《詩論》「詩亡隱志」章〉，《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頁31-33。
- 李學勤（五）：〈《詩論》說《關雎》等七篇釋義〉，《齊魯學刊》2002年第2期（總第167期），頁90-93。
- 李學勤（六）：〈釋《詩論》簡「兔」及从「兔」之字〉，《北方論叢》2003年第1期（總第117期），頁55-56。
- 李學勤（七）：〈《詩論》說《宛丘》等七篇釋義〉，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頁283-286（原收入《「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新北市〕輔仁大學文學院合辦，2002年3月31日至4月2日）。
- 李學勤（八）：〈再說《詩論》簡的編聯〉，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88-91。
- 邱德修：〈《上博簡》（一）「詩亡隱志」考〉，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92-306。
- 邴尚白：〈上博《孔子詩論》札記〉，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63-70。
- 周鳳五（一）：〈《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52-172。

- 周鳳五（二）：〈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87-191。
- 孟蓬生：〈《詩論》字義疏證〉，收入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新北市：輔仁大學文學院合辦，2002年3月31日至4月2日）。
- 季旭昇（一）：〈讀郭店、上博簡五題：舜、河澣、紳而易、牆有茨、宛丘〉，《中國文字》新廿七期（2001年12月），頁113-120。
- 季旭昇（二）：〈由上博詩論「小宛」談楚簡中幾個特殊的從局的字〉，《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頁377-397。
- 季旭昇（三）：〈《孔子詩論》分章編聯補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004年10月），頁380-390。
- 季旭昇（四）：〈孔子詩論新詮〉，此據鄭玉珊、季旭昇〈《孔子詩論》譯釋〉所引（該文後來發表於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十三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3月〕，頁43-107）。
- 范毓周（一）：〈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73-186。
- 范毓周（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三、四兩枚簡釋讀〉，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22-26。
- 侯乃峰：《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
- 俞志慧：〈《孔子詩論》五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07-326。
- 姚小鷗：〈《孔子詩論》第六簡釋文考釋的若干問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50-354。
-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連、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附《詩論》分章釋文）〉，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143-181。
- 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 柯馬丁，見 Kern, Martin。
- 胡平生（一）：〈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筭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77-288。
- 胡平生（二）：〈做好〈詩論〉的編聯和考釋〉，《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頁48-50。

- 晁福林（一）：〈《上博簡·孔子詩論》「樛木之時」釋義——兼論《詩·樛木》的若干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5月（第3期），頁1-4。
- 晁福林（二）：《上博簡〈詩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0月（按，由於疫情的關係筆者未能借到此書，今僅錄此以備全）。
- 陳立：〈《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62-73。
- 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2月。
- 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
- 陳劍（一）：〈釋《孔子詩論》的幾條簡文〉，未刊稿，2002年1月10日定稿。
- 陳劍（二）：〈《孔子詩論》補釋一則〉，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222-225（按，此即陳劍〔一〕的摘錄與改寫本；同文的前半亦收進《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74-376）。
- 陳劍（三）：〈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集刊》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頁74-94。
- 陳劍（四）：〈「邊」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2008年9月），頁128-134。
- 馬承源主編（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 馬承源主編（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
- 康少峰（一）：〈《詩論》竹簡殘斷類型與殘簡綴合〉，《求索》2008年第6期，頁218-220、223。
- 康少峰（二）：〈《詩論》「滿寫簡」與「留白簡」之爭辨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2008年8月），頁45-48。
- 康少峰（三）：〈《詩論》竹簡編聯原則與文本復原〉，《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1期（2010年2月），頁22-26。
- 張光裕：〈「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書面發言〉，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92-93（此本其2000年8月發言）。
- 張桂光：〈《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文字考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35-341。

- 曹 峰（一）：〈對《孔子詩論》第八簡以後簡序的調整——從語言特色的角度入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9-209。
- 曹 峰（二）：〈〈孔子詩論〉中有關「關雎」的幾支簡〉，收入氏著《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年12月，頁31-48（原文曾發表於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
- 曹 峰（三）：〈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有關「木苽」的幾支簡〉，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56-63（後又收入氏著《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6年12月〕，頁49-65）。
- 曹錦炎：〈楚簡文字中的「兔」及相關諸字〉，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12-115。
- 許全勝：〈《孔子詩論》零拾〉，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63-373。
- 彭 林（一）：〈關於《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篇名與作者〉，《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頁7-9。
- 彭 林（二）：〈「詩序」、「詩論」辨〉，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93-99。
- 彭 浩：〈《詩論》留白簡與古書的抄寫格式〉，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297-298（原亦收入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新北市：輔仁大學文學院合辦，2002年3月31日至4月2日〕）。
- 彭裕商：〈讀《戰國楚竹書（一）》隨記三則〉，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81-82（原亦以〈讀《戰國楚竹書》〉為題而收入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新北市：輔仁大學文學院合辦，2002年3月31日至4月2日〕，頁33-35）。
- 曾憲通：〈再說「𠂔」符〉，《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004年10月，頁243-250。
-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
- 程 浩：〈「鬯」字兩系說〉，《中國語文》2020年第5期（總第398期），頁625-630。
- 董蓮池（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解詁（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3月（第2期），頁14-17。

- 董蓮池（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解詁（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3月（第2期），頁8-18。
- 董蓮池（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三詁〉，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29-131。
- 馮 時（一）：〈論受天命與待天命——讀〈詩論〉札記之一〉，收入《新出簡帛研究》，頁123-126。
- 馮 時（二）：〈論「平德」與「平門」——讀《詩論》札記之二〉，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6-17。
- 馮勝君（一）：〈讀上博簡《孔子詩論》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3月（第2期），頁11-13。
- 馮勝君（二）：〈釋戰國文字中的「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004年10月），頁281-285。
- 黃人二：〈從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詩論》簡之《詩經》篇名論其性質〉，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74-92。
- 黃德寬、徐在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釋文補正〉，《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2期（2002年3月），頁1-6。
- 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8月。
-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見謝維揚、朱淵清主編。
- 《新出簡帛研究》，見艾蘭、邢文編。
- 楊澤生（一）：〈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文字雜說〉，《江漢考古》2002年第3期（總第84期），頁75-81。
- 楊澤生（二）：〈試說《孔子詩論》中的篇名《中氏》〉，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55-362。
- 《經學今詮三編》，見姜廣輝主編。
- 裘錫圭（一）：〈關於《孔子詩論》〉，收入《經學今詮三編》，頁139-142。
- 裘錫圭（二）：〈釋古文字中的有些「𠂔」字和从「𠂔」、从「兕」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頁1-12。
- 廖名春（一）：〈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頁9-19。

- 廖名春（二）：〈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頁10-16。
- 廖名春（三）：〈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笱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60-276。
- 廖名春（四）：〈上博《詩論》簡的作者和作年——兼論子羔也可能傳《詩》〉，《齊魯學刊》2002年第2期（總第167期），頁94-99。
- 趙苑夙：《上博楚簡〈孔子詩論〉文字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二編第11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原自其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
- 鄭玉珊、季旭昇：〈《孔子詩論》譯釋〉，收入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7月，頁1-76。
- 雒江生編著：《詩經通詁》，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8年7月。
- 劉信芳（一）：〈楚簡《詩論》釋文校補〉，《江漢考古》2002年第2期（總第83期），頁78-80。
- 劉信芳（二）：〈楚簡《詩論》苑丘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5月（第3期），頁5-7、22。
- 劉信芳（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孔子詩論述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
- 劉 釗：〈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笱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89-291。
- 劉樂賢：〈讀上博簡笱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83-387。
-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9-50。
- 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
- 魏宜輝：〈讀上博簡文字笱記〉，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88-396。
- 魏啟鵬：〈楚簡《孔子詩論》雜識〉，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0-15。
- 顏世鉉（一）：〈上博楚竹書散論〉，《齊魯學刊》2003年第6期（總第177期），頁101-103。
- 顏世鉉（二）：〈楚簡「流」、「讒」字補釋〉，收入《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頁150-154。
- 龐 樸：〈上博藏簡零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33-242。

饒宗頤：〈竹書《詩序》小箋〉，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28-232。

Kern, Martin (柯馬丁)：“Speaking of Poetry: Pattern and Argument in the ‘Kongzi Shilun’”，收入 Joachim Gentz and Derk Meyer 編：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年，頁175-200（其
中文刪節譯本見柯馬丁〔劉倩譯、楊治宜校〕，〈說《詩》：《孔子詩
論》之文理與義理〉，《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頁17-25）。

Staack, Thies (史達)：“Reconstructing the *Kongzi shilun*: From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mboo Slips to a Tentative Translation”（〈重構《孔子詩論》：從竹簡的排列到初步翻譯〉），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64.4，2010年，頁857-906。